

資本論的經濟學



社會科學叢書

新華書店出版

書叢究研論本資

造構學文的論本資

著 納 金 奇 聶
譯 里 易 鄭

社 版 出 書 讀

551.5
107
2

目次

譯者序

第一章	資本論的藝術性	一
第二章	馬克思與文體	六
第三章	資本論的熱情	六
第四章	諧謔和諷刺	三
第五章	藝術的具體化	四
第六章	具象的表現	五
第七章	人格化了的資本	六
第八章	資本論中的莎士比亞、哥德及其他	八
第九章	當做整個藝術品看的資本論	一〇三

譯者序

資本論在世界上出現了幾十年了，我們都知道它是一部最偉大的名著，但還不大知道它在被人們稱爲偉大的以前，曾經歷了萬萬千千的艱難困苦；它的形成，它的各國的翻譯，它的在大衆當間的廣大的流傳，以及和它所關係到的一切，全都是在艱苦鬪爭中發展起來的。

一八四九年八月，馬克思因被驅逐而由巴黎亡命倫敦，生活極窮困，但熱情沸騰，始終都在社會運動的苦鬪中過日子。他在這種堅苦的生活中，常常利用大布列顛圖書館，去鍛鍊他的精神的武器；由此，於一八五九年著成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便是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的前身。一八六一年回柏林，一八六五年又因出席國際會議，復至倫敦。他在這個時期，心緒比較悠閒，乃着手搜集材料，寫作資本論。他打算在這個期間，把資本論全部

寫成，所以他寫信給恩格思說，「……全體沒有完成以前，決不印行任何部份……縱然難免缺陷，但我要使它成爲一個完整的藝術體，這是我這本著作的特徵。」一八六七年第一卷完成後，因爲各方面都需要，他才於四月間攜帶原稿回德國交漢諾威出版。繼後，馬克思本想把第二卷第三卷已寫成的所有草稿加以最後整理，使它繼續出版；但因工作忙碌，生活窮困，又因老年多病，一直不能實現最後目的。馬克思於一八八三年三月逝世，這件偉大的工作，是不得不由恩格思去負擔了。他把馬克思原日草稿加以修改整理和補充，乃於一八八五年出版第二卷，一八九四年出版第三卷。地球的形成，曾經過了幾千萬年的結鍊；這部翻轉世界的著作，是被馬克思恩格思在二十多年堅苦的鬪爭生活中完成了。

第一卷出版後不到一年，即有人譯成俄文，因受檢查耽擱，直至一八七二年才在聖彼得堡（革命後改爲列甯格勒）出版。這是全世界最初的譯本。馬克思聽見這個消息，高興極了。他於一八六八年十月十二日寫信給索爾格說，「前幾日，彼得堡某書店主人

給我一個消息，說資本論已譯成俄文，正在排印中，這令人驚訝不止。他要我送他像片，刊在卷首；對於「我的好朋友」俄國人，這種小事不好拒絕。二十五年以來，我不斷的在德文法文英文中攻擊俄國，俄國民衆處處衛護我，這是我無比的幸運。『俄國民衆最初得到資本論的廣大的照射，他們也最初得到了光明。當俄譯本發行以後，法國也繼續出版了法譯第一卷第一分冊。英國直至一八八六年才有譯本出版。計自德文原著出版至英譯本發行止，當間相隔十九年。英譯本出版的時候，馬克思已逝世三年了。這期間，資本論已成爲歐洲資產階級眼中的可惡的怪物了，馬克思的名字，也變成他們眼中最可怕的东西了。』資本論的根本思想，就像電感那樣，由各國工人階級演說家、政論家的演說和論文中表現出來，它由千百種途徑深入到世界羣衆裏面。落後的亞洲，直至一九二七年，資本論才算譯成日文在東京出現了。中國是更落後了。一直到現在，距原著第一卷出版後已經七十年了，我們看見的，仍只是零落不全而又譯筆艱澀的幾章（原著三卷共計九十八章，）這是我們的極大的不幸。原著到現在雖隔了七十年之久，但中國現在的社會，

恐怕還經歷着原著當時歐洲社會以前的階段。這似乎是表現着老的變小了，小的變老了。老大多病的歐洲資本主義，現在是走着死亡的道路；年青幼弱的中國，却正在這個明鏡前面，選擇它自己所應走的路。資本論是一個巨大的力，它在中國的出現，將使這嬰兒似的中國，睜開眼睛，看到光明；張大嘴巴，吼出它歷來悶在肚皮裏的痛苦。

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當中經過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大革命，一直到現在，文化上都是過着一個啓蒙的搖籃時期。這時期內，不惟自己沒有什麼新的創造（有人自滿地說中國變革的自身，就是一個偉大的新的創造），就連更深入的介紹工作都沒有。世界各大學說，只傳來了一個輪廓，這使人常常發生大致相同的模糊的感覺；有時候，只傳來了一個頭，這常常使人不滿。但我們也常常自慰說，那總比沒有的好。也有人說，那還是不如只有一個輪廓的好。輪廓雖然模糊不能傳真，但也不致反而弄醜，使人反感。不論如何，這都是中國文化在啓蒙期中的現實的難免的經歷。中國這嬰兒，已漸漸在這長遠的搖籃時期長大了；它有了更好的胃口，它需要更充實更豐富的食糧，它需要配合

着它現在的行動得到更深入的知識。翻譯界需要更大的努力，完成它歷來未盡的或根本還沒有的工作。著作界也需要更大更深入的努力；我們希望今後能夠看到一些自己的偉大的創作。柔和的春天過去了；熱烈旺盛的夏天到了！中國文化界的花木應該是開花結果的時候了！

以上是資本論著作經過及各國譯本出版經過的一個簡略的敘述。資本論的產生，正像一個新社會的產生一樣，它的一切經過，都是鬥爭的，革命的。它雖受到一部份人的嫉恨，但也受到更多的人們的歡迎和擁護。它不單是經濟學上的寶典，並且是唯物論辯證法的最好的模範。理論上，像鋼鐵那樣堅密，利刀那樣鋒銳；內容上，像海洋那樣淵博豐富；文章上，就像它的真理那樣，健全，美麗，動人。赫奇金納女士著作的這本書，便是對它那美麗的藝術的文學構造的一個最初的研究，這還是資本論的未開拓的處女地。這一方面的研究，雖然只有次要的意義，但它供給了我們許多最寶貴的例解，使我們認識到，科學和文學並不是互相對立的東西；兩者具有一種共通的性質，兩者都是現實的真理的

表現。我們可以說，表現得最優美生動的科學作品，那便近乎文學；表現得最現實最正確的文藝作品，那便近乎科學了。資本論便是一部能引起讀者的豐富的文藝情感的科學著作。希望這一本翻譯，能引起愛好資本論及這個問題的人的更多的注意和研究。

聽說資本論原著全譯本快要在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所以特別推薦這本書給愛好資本論的人們。這本書在對資本論的理解上，是可以得到許多幫助的。

易里

一九三八年七月

第一章 資本論的藝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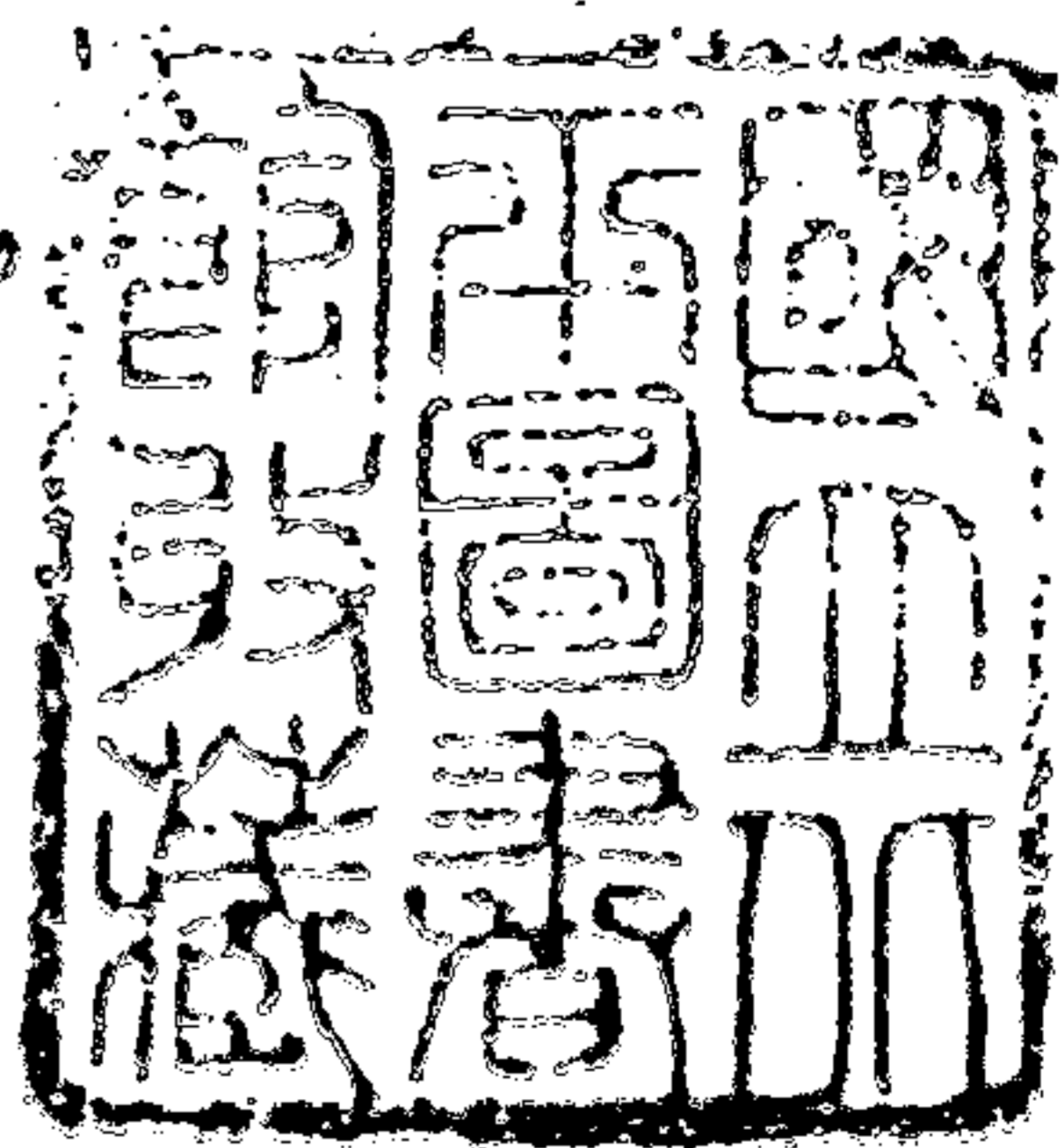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夜半二時，馬克思校完資本論第一卷最後一頁，就順手寫

信給恩格斯說：

「親愛的弗里德！現在已經校完最後一頁了……」

傍點是馬克思自己附加的。馬克思算是把三十年以來的心血結晶寫成了。這本書的著作經過，是許多科學研究上的中心問題。它的內容，它的辯證法，今後是更被研究了，它將不絕地供給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發展上的資料。但資本論還有一個值得研究的對象，那便是它的文學構造，它的藝術性。

資本論的這一方面，這個動因，決不是偶然的。馬克思決不忽略他這生平以來的科學著述的文學性。在八月十六日夜半的信中，他喜不自禁，才把「現在這一卷算完成了。」



這個簡單的句子加上傍點。他是想告訴恩格思說，這部富有文學構造的著述，終歸算是告一大段落了。但『資本論的文學構造』這個主題，和對它的內容的研究比較起來，是極次要的，它只有第三位上的意義；但在第三位意義上的這一主題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假如沒有這個特點，資本論就不完美了。馬克思在研究上達到的各理論的結論是堅定不移的，資本論這一個令人驚歎的文學構造是不是和這堅定不移的鐵的理論有機地結合着呢？這當然是有機地結合着的。這種文學構造，使資本論錦上添花，意義極大。所以『資本論的藝術性』這個主題，看起來很奇妙，實際上並不奇妙，它的存在，有着充分的理由，所以值得我們研究。

並且，這個主題是『合理的』，它在一般理論上有着充足的根據。通常研究科學著作，却不研究它的文學構造。科學上和文學上，也沒有任何研究它的分科。然而它的研究却很必要。我們要研究科學的創作，要使它成爲一個特殊的分科，再在這分科裏面形成一個特殊的獨立的部門（研究科學創作之文學構造的部門。）這是我們極該注意的。

地方科學的創作也需要『美妙的筆調』，這不待說是極重要的。並且科學著作的這種研究，不單是在它自身理論上富有興味，還可以使青年學者得到一個研究上的輪廓，這無疑是有着實際意義的。

本書在這個新擬定的分科裏還不打算立定一般的命題，但我想這個嘗試（由文學構造上去研究資本論這一古典著作的嘗試）或許會給將來科學分科上準備一些材料，使它便於取得今後需要加工的某些『原料』。在這見地上對古典的科學著作的研究，又是科學地提起這一問題的最好的手段。這樣說來，不單是資本論有研究的必要，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切古典著作也是有研究必要的。

這似乎是文學研究範圍以外的問題。當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自然也要論到那著作的藝術的要素。但科學著作文學構造的藝術要素，不是一個獨立的動因，而是一個從屬的動因；不是從屬藝術的目的，而是從屬科學的目的。

馬克思自己建立一個主題，他把資本論看做一個完整的藝術品。一八六五年（第

一卷完成前兩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就把這個概念確定下來了。他說，原稿的一部份是不能印行的，——著作全部的完成，在創造過程本身上是必要的。……全體沒有完成以前，我決不印行任何部份。……縱然難免缺陷，但我要使它成爲一個完整的藝術品，這是我這本著作的特徵。全體沒有完成以前，決不印行，這是我原來就有的老辦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馬克思把他的著作叫做「一個完整的藝術品，這時候，我們感覺到，『藝術品』這句話的背影是多麼的輕鬆呀！自然了，當馬克思在力說『整體』這一概念的時候，『藝術』這個形容詞的意義自然就被他限制得相當窄狹了。恩格斯對於這個快要完成的新的藝術作品寫了一封愉快輕鬆的回信。可惜這封輕鬆透頂的回信遺失了，只能由馬克思給他的回信推想推想。時馬克思正害着厲害的病，他給恩格斯回信說：『你信裏說到這個快要完成的『藝術作品』那一段，非常有趣。……順眼看見寒暑表，感到工作幹得非常快；即使是沒有考慮到任何藝術性的別的人，也恐怕不能幹得這樣快。』（一八六五

年八月五日信：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本書不打算把資本論文學構造的所●有●問題加以全面的●研究，我們主要是想就其文學構造內各藝術要素上的問題來說一說。

馬克思極注意他著作裏面的文學構造。他最關心他的文體，這是他的顯著的特徵。

第二章 馬克思與文體

馬克思常常注意到文體。爲了鬥爭的需要，有的地方他也不得不間常發表他在文體上感到不滿的文章（他自己的或別人的）在緊急的時期（“*in the hour of time*”）〔馬克思自己這樣說，參看下面的信〕也有不得不逐件付印的苦衷。在這種情形下面，馬克思仍然沒有忘記對文體好壞的注意。在對機會主義鬥爭正在高漲的時候，傳單的需要是十萬火急的，那時恩格斯交來一篇原稿，馬克思說：「原稿是好東西。文體上雖然有些粗略的毛病，但最急切的是不要錯過時機，因爲這個論爭是火燒眉毛一樣急待解決的。所以收到原稿就馬上付印，在現在的情形下面，刪改工作反而是無意義了。」

〔一八六五年二月十日信：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當參加巴丁暴動繼而亡命倫敦的西格蒙特·李多希·波克哈姆打算把他在國

際勞工協會上的演說出版的時候，馬克思曾寫信給恩格斯攻擊它，說他那法國話的體裁，是『行販商人的土話。』馬克思覺得，波克哈姆用法國話演說的原文，是『淡而無味的亂扯』（傍點是馬克思自己加上的。）

『我們的愛卡李弗斯是現在倫敦手屈一指的選舉演說家！』這是關於第一國際書記長果格·愛卡李弗斯的一個重要消息，馬克思把這消息告訴恩格斯，而且對愛卡李弗斯演說的姿態描畫說：『他用老老實實的呆樣說俏皮話，這是他的特長，這也是英國人特別愛好的東西。』（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信。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七日的信裏對謝魏茲爾在新聞上的社論作了一個政治的批評，認為其中還有許多積極的元素，但他又在另一方面批評他說：『謝魏茲爾那人，他用德國話來寫文章，真是太那個了！關於俾斯麥的第二篇社論……是太過小題大作了，實在難於索解。』（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由此看來，馬克思決沒有忽視過文體，『這個東西，』他常常都注意到文體，它是政

治鬥爭上的武器。他對文學形式的追求不是像一般人那樣由「審美」的要求出發的；他堅決主張，要使鬭爭容易達到目的，就不得不由各方面（文學也包括在裏面）來使意識形態的武器銳利起來，不得不需要一種最適合最切當的文學形態。

一八六一年五月，馬克思住在柏林，當時他在「下議院」新聞記者席上聽自由主義派代議員溫格演說後，寫信給恩格思，想起某一文學上的類比來對溫格說：「在某禮拜五演出的叫做「新聞記者」的這幕佳妙喜劇中，肥胖的漢堡的一個俗物——匹噴布林酒販子——出現了。活現表演這個酒販子匹噴布林的便是溫格。」這個政治上的批評，就像一把尖刀插進溫格骨頭裏一樣。然而馬克思還不足這個特寫，他又對演說者溫格的態度插上幾句說：「這不愉快的漢堡——維士托法林的土話，沒有一句完整齊全的話，全是一個一個跟連着吐出來的字。並且，這是我們德國國產的米拉波。」

·恩全集第十九卷。

維可主張說，由它那「新的科學」裏面來看，德國是歐洲善於說「英雄言詞」的

惟一國家。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寫信給恩格思對於維可的主張活跳跳地批評說，「假如這個上年紀的納破里人是採取惟因「報」柏林「國際新聞報」等報紙上的言詞做勤報的話，他就顯然是那種偏見的傳聲筒了。」（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馬克思和拉沙爾鬪爭，要粉碎拉沙爾主義的錯誤的政治立場，他在返復寫給恩格思的信裏引證着最恰當的實例，再三再四對準了拉沙爾的文體澆灑譏笑的辣湯。照馬克思的意見說來，哈茲費爾托男爵夫人（拉沙爾的朋友）「在她本身和她那依據組織原理走路的步法」比較起來，是有着更多更多的政治理解的。」（馬·恩全集第十九卷）這是馬克思於一八六一年六月九日給恩格思信中引用拉沙爾自己的話去譏笑拉沙爾的實例。

馬克思在讀完拉沙爾關於「辯證法」批判的評語時，他叫起來說：「他這文體也很有趣味。」他又借拉沙爾的話說：「這是在自己折斷自己手臂的矛盾中的絕望。」（馬·恩全集第十九卷）又說：「拉沙爾在裁判所裏對「間接稅」的演說傳播到我耳裏（別人想

來也同樣聽到，聽起來，間或有些地方還不錯，但在整個作風上，第一感覺到的就是難以忍耐的氣悶和饒舌；他那欣然自傲，自以為博學的目空一切的姿態，實在可笑極了。」

〔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馬克思從青年時代以來就關心文體了，這是值得注意的。在馬克思給他父親的信（那是他初期文獻之一，也是哲學上有名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那真切的悲劇的地方。當時他才十九歲，熱戀着他的未婚妻珍尼，他心裏一面焦灼着和她相會，一面寫了一封非常興奮的長信給他父親，馬克思在這信的結尾上說，「父親！請原諒我這亂畫的笨拙的文章吧！現在已是四點鐘了，蠟燭已經快要燃完了，眼睛也要關閉了。我已經不能再支持了，可是在你沒有看到這信以前，我這不安的幻影是不能消滅的。請向我那可愛的美麗的珍尼問安。我已經把她給我的信讀了又讀，已讀過十二遍了，而且時時都使我在信裏感觸到一種新的魔力。它那一切的一切（由文章上來看也是這樣）都極美麗，這樣的信，大概只有女性才寫得出吧。」

像資本論這樣一部著作的文學結構，當然是需要馬克思在文體研究上去堅苦綿密地費工夫的。這種研究決不是由抽象的「審美的」打算上發生——它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義。馬克思爲了無產階級和他們的解放運動才著作這本書。這本書的文學構造，要儘可能使它那極複雜的理論結構，變得明瞭而尖銳。

但馬克思自然不會爲了「明白易懂」去降低那非常複雜的理論的分析。在世界全部歷史上來看，還沒有一個學者能負擔這樣困難的任務，這話並不過分。馬克思是把這一任務美滿地解決了。但在解決上成功的程度，三卷資本論裏面則各有不同。第一卷是馬克思亡命中的著作，它那文學上的工夫是第二卷第三卷所不及的。

恩格斯在第二卷序文上說，「編訂資本論第二卷，使它在付印以前，一方面成爲一部首尾聯貫的盡善盡美的著作，另一方面成爲一部不是由編訂者完成，而是著者親自完成的著作，那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存留草稿的繁多，和其大部份的零碎斷片性質，更

使這種編訂工作感到困難了。在草稿中，經著者自己澈頭澈尾訂正過，可照原樣付印的，充其量只有一束（第四稿）……材料的主要部份，在實質上雖已大體完成，但就文體而論，還欠工夫。馬克思寫下的，是他在摘要時候使用的語句，文體比較疎陋，其中措辭和語法多半都是談話體裁，往往是粗陋而談諧的……我對於著者的草稿，儘可能地逐句加以解釋；就行文上說，我所變更的，只限於著者也會變更的地方；至於插入的中間句和連結句，都有絕對的必要，而且在意義上是毫無疑問要插入的。」（費本論第二卷恩格斯序）

費本論第三卷也完全一樣。——馬克思遺留下來的這第三卷也盡是草稿。因此費本論第一卷和其他二卷比較起來，它那文學上的構造就顯然不同了。尤其就文體上，具象上，構造上的藝術的契機來詳細研究時，更是顯然不同的。因此以下的敘述，以第一卷引用得較多，其他兩卷引用得較少。由文學形式方面下過深切工夫完成的第一卷，明顯地表現出了馬克思的特別才幹。——馬克思在這一卷的文學構造上是費過長期的苦心的琢磨的。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思說：『我的書正在進行中，但很緩慢。事實上，這樣一部理論的著作是無法開快車的。但無論如何，自第一編以後，就比較容易着手了。』〔馬·恩全集第十九卷〕馬克思時時刻刻都注意到使敘述平順容易的問題。兩年後的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五日，他又寫信給恩格思說：『我的工作（把原稿拿去印刷）有一個地方進行得很愜意。在我最後修正原稿時候所採取的形式，我想，是相當平順容易的。……不論怎樣，是比最初部份容易理解到百分之百的。』〔馬·恩全集第十八卷〕馬克思在下面一封有特色的信中表示着，他要使他這著述合乎極高深的理論的要求。馬克思要使這書具有最平暢容易的形式，他這樣堅苦努力，這當中，他仍然沒有一時一刻忘記了這一理論上的要求。當馬克思論到他這著作的內容時，他是拿自己和拉沙爾比較着說的。『那暫且放下不說。我現在觀看這個東西，心裏想，這一切的東西，應該給他一個決定的打擊；而且在歷史部份，應該是立脚在現在還完全不知道的材料上去創作。正在這樣想的時候，拉沙爾立刻把「他的」經濟學收到口袋裏，真是笑死人。再看看他所有

的作品，才知道他原來只是一個預科的學生，把我們二十年以前就當做貨幣一樣流通在我們同輩當間的真理，十二萬分靈巧地拿去當做新發現，在世間大吹擂，嘵嘵不休。

〔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極困難的工作漸漸快要完成了。在馬克思恩格斯通信裏，他們把資本論取了一個外號，叫做『該咒的書』。馬克思於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寫信給恩格斯說：『安定下來，就立刻改，謄那本該咒的書。我打算把稿子拿到德國去賣。』恩格斯急切地盼望着他完成那本『該咒的書』。他時時刻刻都注意到馬克思在工作上的進展狀況。他於一八六五年八月七日給馬克思信說：『你在寫作上開着快車，我非常高興。我由以前信中兩三句話的語氣上看來，覺得似乎是有意要使你延期似的，對不對呢？等原稿完成那天，我就開心地向你乾一杯吧。你第二天到這裏來，我們一道乾幾杯。否則，延期吧。』〔馬·

恩全集第十九卷〕

一八六八年二月十三日，『模爾』（對馬克思的親密的稱呼）終歸把這本『該咒的書』

的重要消息送給他的朋友，使他開開心去了。——『原稿現在完成了。數量非常之多。除我以外，即使是你或任何人，似乎都不能發行的樣子。我恰好是由一月一日開始抄謄和修改文體。工作極順利。以我說來，這自然就像生小寶寶那樣，在一陣劇痛以後用舌頭去遍舐那活寶寶，多愉快呀。』〔馬·恩全集第十九卷〕

馬克思特別把『修改文體』幾個字註上傍點。原稿雖然寫完，但還需要修改。修改文體，這是馬克思在創作上的最大注意，這是他遍舐自己活寶寶的愉快的工作。

這個工作在第一卷出版以後仍然沒有中斷。馬克思在第二版以後對文體方面更用心裁了。例如他修改德文版第二版，使它沒有英語的臭味，對法譯本的體裁則仍舊。他在法國版本上面寫了一篇跋文，說明這個版本在體裁上不同的地方，並且指出它在文學構造上的缺點。馬克思在臨死以前還不斷地查看他的原稿，恐怕它在文章體裁上有欠雕琢的地方。恩格思在第一卷第三版序文中，說明他所以不得不『在最切要的地方加以修改，』是因爲當時馬克思正打算實現一個大規模的計劃，想把原稿大部份的內

容來改作一道，使它那理論上的各命題更爲確定，再把新的命題補進去，由此再補充一些最近在歷史上統計上得到的新資料；可是他已經病倒了，他不得不割斷這個念頭。病症雖然一天天沉重下去，馬克思是更沒有時間去工作了；但他不管一切，能修改的時候，他就動手修改。第一卷的文體本來就已經很精密完美了。恩格斯又在同一敘文中說：「在文體上說，第一卷第一篇各章都是馬克思親手訂正的。」其他各篇各章，則多半是在馬克思直接指示下訂正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法譯本序文上說：「學問原是沒有平陽大道的，只有忍勞耐苦的人，才能順着它那險峻難通的小徑，獨自攀登到它那豁然開朗的絕頂。」初讀資本論的朋友，覺得困難麼？牢牢記住吧，馬克思（雖然他還是文學家和語言藝術家）是費盡極大努力，才由險峻難通的小徑達到豁然開朗的絕頂，然後才得到鬆散的快感的。

馬克思是用滿腔熱情（不是冷靜）去著作這本書的，所以他才能發現他所需要的敘述形式。他的著作決不是「學究式」的東西，而是黨派性最濃厚的東西。他這書充

滿着無產階級鬥爭的呼喚。他不是『書齋裏面的學者』，而是無產階級的戰士和領袖；正是因為這樣，所以他才能找到他自己必需的文學形式，他那精緻的抽象和那像鋼鐵一樣涼爽堅實的理論的結論，充滿着憤怒激昂的熱情，誰能剝奪他這權利呢！

第三章 資本論的熱情

馬克思曾寫信給恩格思說：「憤怒造成詩人。」首先吻合這個偉大真理的人，就是馬克思自己。資本論是用最大最熱烈的階級之憤怒的詩編織成的。

資本論充滿着熱情，列甯極爲注意。他在他的著作我們要拒絕的遺產是什麼裏面答復米海洛夫司基，他說：米海洛夫司基以爲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是科學的客觀主義，所以不應該憤怒，應該用冷靜的頭腦去「刺殺」敵人。這真笑話！列甯又回答這種「外觀上的論證」說：

「這究竟是什麼意義？要解釋社會現象，就不得不站在客觀立場上去嚴格分析現實和現實的發展，所以不應該憤怒。真的嗎？那純粹是夢話，那是瞎說八道！米海洛夫司基先生！你知道嗎？那部有名的資本論，正是站在客觀主義立場上研究社會現象的著作；它

那嚴格的客觀主義正是一個卓絕的標本！總之，在科學論說上，對見解落後的代表者的，或對另一社會階級（阻礙社會發展的階級）代表者的，『怒火』『熊熊的，熱烈的辯駁，閣下是很少接受的。著者是有着嚴格的客觀主義的，例如他指出蒲魯東的見解是法國小資產階級的見解和思想在天性上不可避免的當然的反映。但同時他又用最大的熱情，像烈火一樣的憤怒，去打擊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米海洛夫司基先生！你覺得馬克思在這情形下面也會錯誤到『自己打自己』嗎？以為某種學說需要社會活動家用嚴格的客觀立場去分析現實以及在這現實上形成的階級關係，就以爲社會活動家不應該同情任何階級，這是什麼道理呢？說是盡義務嗎？那是笑話。凡是脈管裏有血流動着的人，就一定有一個階級的立場（假如在他理解相互關係以後）就一定會因其階級之發揚而喜歡，反之，即悲痛；也一定會憎惡敵對的階級的人們，或憎惡因落後見解普及而妨礙其階級發展的人們。』〔列甫全集〕

馬克思的資本論本質上是一部鬥爭的著作。他在科學立場上證明資本主義社會

一定要崩潰。他是一個最偉大的理論家，同時又是一個實踐的鬥士。資本論的字裏行間，盡充滿着鬥爭上的悲痛和憤激。所以，資本論是極熱情的。它只在外表上乍然看來，是一部『冷靜的』理論的著作；但在內容上，則時時聽到那風捲殘雲般的響亮的政治演說，時常聽到那熱情的呼聲，憤激的呼聲，諷刺而侮蔑的呼聲，此起彼落，滔滔不絕。這種明顯的熱情的色調，有時是由夾在外觀平靜的文中的一句話裏表現出來，有時是由括弧包着的適當的巧妙的引用文中表現出來。

資本論的熱情，也自然在它的文學構造（它的諷刺，它的諧謔，它那行文的具象性）中反映着。我們打算在各章中來討論這一切的契機。在本章內，只引用一些像在舞台上演說台上那樣乾脆的話和活生生的呼聲做實例，來說一說資本論充滿了熱情的一些事實。這些契機或許只有一些次要的意義，但，那是資本論的特點，是值得認真研究的。馬克思也說：真實的科學的著作是需要熱情的。馬克思反覆閱讀恩格斯於一八六三年春間寫作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態一書，特別注意它那形式上的特殊性；他嘆了一口氣說，

青年時代的熱情衰退了。他雖在這裏嘆惜熱情衰退，但鬥爭的熱情和研究敘述中反映着的熱情，却是他終生不變的顯著的特色。總之，馬克思對恩格斯著作的批評，由馬克思重視文學形式這一點來看，非常有趣。——「返復閱讀這書，現在才感到身體的衰老。這書對前途的瞻望，很新鮮，很熱情，很大胆；它沒有任何學究先生式的科學的疑惑。這書有一種預感，好像能令人在明天或後天，就要看到歷史的結果似的；它使讀者感到充分的溫存和樂觀。和這比較起來，我們最近的信，「灰色上又加上了灰色，」這種情調，簡直太難爲情了。」（馬·恩全集）

所以馬克思攻擊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冷靜」實在火辣。在討論資本主義蓄積一般法則那一節末尾，他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特·托拉西說，「最後，像魚一樣冷血的資產階級空論家特·托拉西冷酷地告訴我們說：「貧弱的國家，人民生活是快樂的；富足的國家，人民是一般地貧困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四節）

在資本論中到處可以看到刺骨一樣的譏諷，這種譏諷式的熱烈的辯論，充分表現

出了資本論的熱情。在這場合，資本論令人感覺到它是對千萬大眾講話一樣。有一段說：

「勞動力的買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價值領域內進行的。這個領域，實際上是天賦人權的真正的樂園。在那裏行使支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Bentham）。

〔譯註〕自由因為這種商品（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都只聽命於自由意志。……平等因為他們彼此都是以商品所有者的資格互相發生關係，以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是處分自己所有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的利益。使他們結合的惟一的力，是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的特殊利益，他們的私利。」〔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編第四章〕

資產階級理論家西尼爾以為勞動的「最後一小時」是一切資本主義的利潤的源泉。這就是有名的「最後一小時」說，西尼爾即因此出名。馬克思由他著作裏面引出

〔譯註〕邊沁是英國功利主義的創始人，生於一七四八年，死於一八三二年。馬克思在這裏把它當做一個私自利的名詞去應用。

很多話，把他這所謂的『理論』首先給它一個體無完膚的批評，然後爆發出了憤怒的吼聲說：『這位教授先生就把這個東西叫做『分析』』。〔資本論一卷七章四節〕

馬克思在機械和大工業那一章裏分析相對剩餘價值這個問題的時候，詳細討論了工場法，分析了英國工場法在『衛生上』的各規章，由此暴露出這種立法的階級的企圖（想對小生產加以整頓淘汰的努力）。馬克思在這個分析裏用諧謔的口氣說：『已再三講過，英國醫生們曾一致證明，在日夜不斷地工作的地方，每個工人應佔有五百立方英尺的空氣，這是最低的限度。好了！工場法原來要用盡一切強制方法，間接促進小工作場所的工場化，從而侵害小資本家的所有權，鞏固大資本家的獨佔權。若每個工人在小工作場所內必須佔有適當空間，則成千小資本家將在這一強制規定的一擊之下而被直接剝奪，那會動搖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根本。』〔資本論一卷十三章九節〕在資本蓄積過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那揀鍊的話中透露着激昂的熱情。

『這些學者所論爭的，是由勞動者那裏剝取的臟物，應如何分配到產業資本家和

遊惰地主等人之間，才在積蓄上最有利益；在七月革命（一八三〇年）以前，這種囂然的論爭，才算平靜下去。以後不久，都市的無產階級，在里昂鳴起了革命的警鐘；農村的無產階級，則在英國揚起了紅旗。海峽這邊流散着歐文主義；那邊，則廣佈着聖西門主義和傅利葉主義。庸俗經濟學的喪鐘，響起來了。西尼爾曾在孟徹斯得作了一個發現說，資本的利潤（包含着利息）是十二小時勞動日最後一小時無代價勞動的產物。恰在這一

年前，他還有一個發現流傳世間。他傲然地說：「我把當做生產工具解釋的資本這個名詞，用節慾這個名詞去替換。」這是庸俗經濟學「發現」上的無比的標本。這是以諂諛的文句，替換經濟學上的範疇，此外一無所有。」（資本論一卷二十二章三節）這個敘述，不單只充滿了熱情，而且用直接敘述法和具象表現，使來來往往的各事件截然地明確地順次對比着戲劇化了（囂然的論爭，才算平靜下去……七月革命……警鐘，紅旗……海峽……這邊，那邊，流散者，廣佈着。庸俗經濟學的喪鐘響起來了。西尼爾先生演說了。）

這種戲劇化的方法，常常都被應用。馬克思在分析銀行資本構成部份的時候說，

「再聽一聽英格蘭銀行總裁摩里士的口供吧。」〔資本論第三卷〕當研究資本主義地租的發生時，馬克思批評派細的理論，用充滿了熱情的話在末尾說：「這在實際上是一個幼稚的想法。這個想法比較把圓改成正方形的想法更壞。在這場合，至少有一個概念（直線和曲線互相融合的境界這一概念）在根柢上作怪。然而，這個素樸的觀念，正是派細先生的藥方。沒有預先在頭腦中，在現實中，使綿布轉化成貨幣的事實，就想由綿布上扣下貨幣了！剩餘的超過部份，正是地租！這個地租，可以在現物形態上去把握……却不可用「詭辯的」魔術去把握等等。實物地租完全復興以後的結果，生產價格是由許多布系（Prishel）小麥裏頭扣下了，一貨幣額是由一立方體積裏頭扣除了，這真愚蠢。」

〔資本論第三卷〕在信用制度和國民銀行的分析中，看到嘲笑的叫聲說，「……又在集中集中，喋喋不休了。」

〔資本論第三卷第七篇〕諸所得及其源泉」內，那有名的第四十八章「三位一體」的公式」即是「資本，土地，勞動」這話也很熱情。這句話前面還聯結着很諧謔的話說，

「那就恰像公證人手續費，人參，音樂三者當間的關係一樣。」〔資本論第三卷〕

在第二卷單純再生產一章中，有一句和批評特·托拉西理論有連帶關係的話：「這樣，當資本家與勞動者交易時，勞動者使其賣價高出標準以上而致富云云。善哉言也。」〔資本論第二卷〕又在同章內用諷刺特·托拉西的口吻結束說：「請看資產階級用偽善言辭裝扮起來的癡呆姿態啊！」〔資本論第二卷〕

這句緊接在法文引證後面原用法文寫成的法國話，是更覺得諧謔了。這種諧謔方法在第二卷第二十一章「蓄積及擴大再生產」內暴露資產階級時也常常應用。先是說明，在一定情形下，「貨幣並不是要儘可能以形成新的儲蓄貨幣資本爲目的」而撇離流通界，然後馬克思才突然用諧謔的呼聲插進去說，「但是，請待！請待！這裏能得到什麼小利呢！」〔資本論第二卷〕

馬克思在很多場合都是引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自己的話去諷刺他們的，他在引用文中間插上幾個感嘆詞，這種例子很多。例如：資本論中屢次利用兒童勞動委員會的

報告作引證說：「一八六四年工場法公佈後，兩百多家製造場是刷上白色，弄清潔了。這種製造場有許多是二十年以來沒有再粉刷了，（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節慾』）有許多則從來都不曾粉刷過。」〔資本論第一卷十三章九節〕

不單是農奴，「就是他的勞動家畜，也須是一種生產的勞動者的。」——這是亞丹·斯密的主張，馬克思把這種話七摘八引，在「勞動者」這個字後面用括弧括着一句諧謔的話說：「請向農奴好好問安！」〔資本論第二卷〕

在引用一八六三年的英國工場報告中，插上一句諧謔話說：「自動機看守工人們兩個禮拜全部工作時間內的報酬是八先令十一辨士，當中還要扣除房租。房租的一半又作為贈品由工場主交還工人（這是多麼寬宏大量的工場主呢！）」〔資本論第三卷〕

在分析阿維士東對利率大漲的報告以後，又用同一口調譏笑他說：「我們的高利貸評論專家帶來的，是咬文嚼字的遊戲。可驚，可驚。」在以上返復引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許多感嘆詞。例如，在引用亞丹·斯密的話——「如此（在商業範圍內）所使用的

資本，只在其所有者手中，或是只在同一形態之下，其所有者才沒有利潤可得。……以後，馬克思又馬上照樣重復說：『如此所使用的資本！』

這一切的感嘆詞都和原文有機地結合着。那都是馬克思在寫作的自然過程中編織進去的，沒有別的獨立的性質。

在分析西尼爾『最後一小時』說中，馬克思的批判忽而不用第三人稱即直接稱呼讀者說：『現在我們走到應該慎重考慮的一點了。請注意吧！最後前一小時，和最初一小時，同樣是一小時，不更多也不更少。……說他在最初 $\frac{3}{4}$ 小時生產他的工資，在最後 $\frac{3}{4}$ 小時生產諸君的純利益，這就等於說，最初 $\frac{3}{4}$ 小時是有代價的，最後 $\frac{3}{4}$ 小時是沒有代價的。我在這裏不說勞動力的代價，只沿用諸君習慣了的話，說勞動的代價。假如諸君拿有代價的勞動時間和沒有代價的勞動時間比較一下，諸君就會發覺，那是半日和半日之比，是百分之百，是一個很好的百分比率。假如諸君要使諸君的手（工人）不只勞動 $11\frac{1}{2}$ 小時，却勞動13小時，並把這額外的 $1\frac{1}{2}$ 小時算入純粹的剩餘勞動裏面，使

沒有代價的勞動時間，由 $5\frac{3}{4}$ 小時，增至 $7\frac{1}{4}$ 小時，剩餘價值也毫無疑問，會由百分之百增至百分之 $126\frac{2}{3}$ 。若諸君希望再增加 $1\frac{1}{2}$ 小時，便使剩餘價值率由百分之百增加到百分之二百甚至百分之二百以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諸君未免太過樂觀了。反之，——人的心是一件奇怪的東西，在人把心放在錢袋裏面的時候，尤其是這樣，——當勞動日由 $11\frac{1}{2}$ 小時縮短為 $10\frac{1}{2}$ 小時時，諸君恐怕純利潤會全部喪失，這又未免太過悲觀了。決不是這樣的。……這可怕的「最後一小時」就像「世界末日說」一樣，全是一「夢」。——即令喪失了這最後一小時，諸君依然能有一「純利潤」；諸君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依然不會失去了心的純潔。好了，每當諸君的「最後一小時」發生問題時，請想起這位牛津的教授。再會吧！希望我們會在一個更好的世界再會吧！」（資本論第一卷七章三節）

當馬克思研究資本蓄積過程及剩餘價值之資本化的時候，他解剖台上準備好一本將要解剖的書，那是約翰·愛金博士於一七九五年印行的。著者把孟徹斯特工業的發達分爲四個時期，指出第四期（十八世紀最後的三十年代）的特徵，是過甚的奢侈

和濫費。馬克思說：「假如這位良善的愛金博士復活起來，看到現在的孟徹斯特，他究竟又將怎樣呢！」又在引用文後，用甜蜜的說教口調諷刺說：「蓄積啊！蓄積啊！這是摩西和預言家！資本蓄積的直接原因是節約，不是勞動；勞動只能供給着材料，使節約能達到蓄積的目的。」所以，蓄積啊！蓄積啊！把剩餘價值或剩餘勞動之儘可能的大部份，再轉化為資本啊！為蓄積而蓄積，為生產而生產。——古典派經濟學就用這個公式來表現資產階級時期的歷史的使命。」〔資本論第一卷二十二章三節〕

這些例子常常引我們注意的，就是諧謔，諷刺。資本論的滿篇熱情，是和諧謔，諷刺不可分地結合着的。諧謔和諷刺在資本論裏面具有極大的作用。

第四章 諧謔和諷刺

「嘲笑殺死人。」馬克思比別的藝術家更知道嘲笑的這種致人死命的威力。最大的藝術家——創造新時代的人們，常常利用這種能致其死命的破壞力，去和舊世界的傳統制度戰鬥。波卡却，拉布勒，額拉茲姆，羅得爾丹斯基，沙士比亞，西望提斯們和舊時代鬪爭所應用的，正是這種笑的力量，並且在許多場合，還不是單純的笑，而是充滿了憤怒的嘲笑。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鬪爭。每一行，每一節，全是這一鬥爭的武器。但這本書的目的，是要破壞舊的，同時要建設新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擁護的資產階級經濟學體系，是被馬克思的批判攻擊破壞了。

馬克思決不「抽象地」證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謬誤。資本論有一個副題，叫做經濟學批判。這種批判，不是抽象的「學究式」的批判。馬克思證明某學說錯誤以後，還要

進一步揭破那學說的階級的根據。資產階級被剝去衣裳，赤身露體地由庸俗經濟學理論著作之複雜混亂的陷阱裏抓了出來。馬克思還不因此滿足，他在暴露庸俗經濟學的階級根據以後，又尖銳地對比了兩個場面——切題的真的分析，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口供及可憐的胡說八道。切題的真的分析，要把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言語中的企圖，明白揭露出來，要把他們那錯誤的辯護，加以『無情的』諷刺，或使它烙上了嘲笑的，致命的火印。階級意志——這是貫串資本論各頁的諧謔和諷刺的特徵。馬克思負擔了極重大的理論的任務，他不單批判，而且還要諷刺。這是值得注意的。恩格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序文中批評當時在貨幣和資本上所流行的各見解說：『貨幣是什麼？資本是什麼？這些混亂不堪的爭辯，便是馬克思要用批評和諷刺去對付的東西。』〔資本論第三卷序〕

這種諷刺的手法是馬克思著作的文學構造的特徵。

馬克思暴露了剩餘價值之資本化，說明了資本家剝削階級的本質，然後又進一步檢討這個問題在古典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上所有的處置。

『若古典經濟學以為，無產階級只是生產剩餘價值的機器；則資本家也只是使剩餘價值轉化為剩餘資本的機器罷了。古典經濟學極真摯地處斷資本家的歷史的機能。馬爾莎斯為要解除資本家胸中「享樂衝動」和「致富慾望」間的可憐的衝突，他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擁護這樣一種分工，主張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擔負起蓄積的任務；而分享剩餘價值的地主貴族和靠國家或教會俸祿吃閒飯的人們，則擔負起消費的任務。』〔資本論第一卷三十三章三節〕

庸俗經濟學（西尼爾）主張『節慾』說，認為剩餘價值的源泉是資本家的節慾，只有節慾才是資本蓄積的源泉。馬克思由西尼爾結論裏誘出了它那理論上的瞎話，暴露了它的階級的傾向，用刺骨的譏諷批判說：『就這樣，勞動過程的一切條件，就轉化成資本家方面的各式各樣的節慾行爲了。穀物不完全吃掉，留一部份做種子，這就是資本家的節慾！葡萄酒要讓它有醱酵的時間，這也是資本家的節慾！資本家用勞動工具「貸與」（一）勞動者時，或是說，他自己不把蒸汽機關，棉花，鐵道，肥料，牲口等等用完用盡（

照庸俗經濟學的幼稚說法，那就是不把「這一些物件的價值」當做奢侈品或其他消耗品去全數花費掉，寧可使它與勞動力合併而當做資本去利用時，他就要奪去了他自己的亞當（慾望）了。資本家階級是怎樣成就這種事業呢，這在今日，還是庸俗經濟學所執拗不肯宣佈的祕密。夠了，夠了，世界全靠了這種現代苦行者（資本家）跪在護持神（*Wischmann*）前的虔誠的清真的操守，所以還能蹣跚向前推進。」〔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三節〕

馬克思暴露了資本蓄積的本質後，又分析了資本發生的時期，由此達到所設原始蓄積的問題。於是他由下面的分析出發，一半調戲，一半認真地，敘述資產階級經濟學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說：「這種原始蓄積在經濟學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原罪（*Sündenfall*）在神學上所演的角色一樣。亞當吃了蘋果，於是罪過就落到人類身上了。這種原始蓄積的起原，是由一種歷史神話來說明了。在許久許久以前，世上有兩種人，一是勤勉，智慧，特別是節儉的中堅人物，一是浪費自己所有一切，甚至浪費到他所有一切以上的忘

惰者。神學上的原罪的傳說，使我們知道，人類如何被註定要在額上流着汗吃麵包，但經濟學上的原罪的歷史，却指示我們，何以有那些無須這樣的人存在着。如是，屬於前一種類的人，蓄積財富；屬於後一種類的人，則是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其他可以販賣的東西。結局，不論怎樣勞動，仍只有拿自己本身來出賣的大多數人的貧，和老早就勞動但財富仍不斷增大的少數人的富，就成爲自有原罪以來的現象了。」〔資本論第一卷二十四章一節〕

稍爲往後，又用同樣諧謔的口氣說：「在現實歷史上，是由征服，隸屬，劫掠，殺戮，簡單說，是由暴力演着重大的脚色，那是世所周知的。脆弱的經濟學，却最初就被牧歌所支配了。自古以來，正義和「勞動」就是惟一的致富的手段。只有「我們的時代」是例外。其實，原始蓄積的方法，並不全是牧歌的。」〔同上〕馬克思用傑姆斯·斯杜亞特自己所說的可以當做諷刺看的話批評他說：「正如傑姆斯·斯杜亞特所適當描寫的，「到處無用的充滿了房屋和城堡，」這種封建家臣分解以後，像鳥一樣自由的許許多多的無產

階級，就被投到勞動市場上來了。」〔同上〕馬克思批評說，這種諷刺很適當。這種「像鳥一樣自由的無產階級」的表現，便是具象表現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上的耳朵。這種表現，極銳利極剝切地諷刺了庸俗經濟學把被經濟逼迫着，站到歧路上，或餓死，或「出賣自己皮肉」的人們，叫做「像鳥一樣自由的」人。

馬克思引用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何基司金的發問，「這個革命是根據何種法律進行的呢？」然後答復說：「著者要知道，革命是決不能根據任何法律進行的。」〔同上〕六節這種諧謔是太深刻了。

諧謔地利用庸俗經濟學的原封話，這是馬克思的一種嘲笑方法。庸俗經濟學在考察銀行信用時應用「他人的貨幣」(L'argent des autres)這種既生疎空洞而又庸俗的用語，馬克思就原樣應用來「安慰」悲嘆年回轉太長的地主說，「要使生產成爲資本主義的經營，就必須使當做工資去支付的資本採取貨幣的形態。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心安理得的。等海上日暖風和的時候，產業資本家就不單只要處理自己的貨幣，而

且也要處理「他人的貨幣」了。」〔資本論第二卷〕

馬克思在分析「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時，論到「以資本家階級的消費爲其致富源泉」的特·托拉西的再生產理論。馬克思先說明剝削無產階級才是這個富的真正的源泉後，又諷刺地站在特·托拉西的見地上給他一個諧謔的「總結」說：「這樣，資本家，第一，在交換供他個人消費的……剩餘價值部份時，是在互相有利的情形下致富的。……資本家們不單只以它互相販賣——這已經是極深切而美麗的假定了——而且是以高昂的價值販賣，其結果，代表利潤的商品量就這樣產生了。這樣，我們現在知道了，這是資本家們致富的源泉之一。「監督官布列吉西」〔譯註〕有一個秘密，是說「大貧產生大貧」這個源泉的終局的歸着點便是這個秘密。」〔資本論第二卷二十章十三節〕

庸俗經濟學要用欺騙的說明去鞏固資本主義的榨取的本質，並使這一本質隱蔽

起來，使人不容易理解。要這樣做，才是他們的階級的根本的『使命。』馬克思研究市場價格時，用諷刺的例子諧謔地把它襯托出來。他先指出說，『其需要是爲生產而消費的需要，這是資本家的需要，』購買棉花的資本家『其所代表的，就是對棉花的慾望。』繼後又說，『但在販賣棉花的人，不論購買者是買去製造汗衣也好，製造火藥也好，或者是買去填塞他自己的和世界的耳朵也好，總之，他都不管。』〔資本論第三卷第十章〕

還有一個例。意大利語 *ti pocco*（在胸中）是一個非常詩化的字。拜托拉卡的宋乃特，羅倫次，美居奇們的纖細的抒情詩上用得很多，威尼斯的船歌中，小說上，其他民間俗歌中，也千唱不憚地用來用去。這個歷世愛好的，甜美的，高尚的 *ti pocco*，被馬克思在那『志向完全不同』的地方——論商人資本與產業資本之差異——突如其然地在嘲笑中表現出來。商人資本所交換的只是『各產業資本家 *ti pocco*（在胸中）的貨幣準備。』〔同上第十六章〕產業資本家對商業上的流動資本有着最大的『愛力』（這表現出產業資本家對剩餘價值之無限增大的企圖，）這種『愛力』是被意

大利詩歌中帶諷刺性的字眼活現出來了。

由以上例子可以得出一般結論說，資本論中的諧謔和諷刺，決不是文體上的「裝飾」，決不是一個「審美的」要素，也決不是具有任何「獨立」作用的東西。它有明顯的階級立場，它是攻擊和暴露資產階級及其家僕（庸俗經濟學家）的武器，它是和資本論整個理論上的企圖有機地結合着的。

馬克思還有一個特徵，這特徵當馬克思用具象表現去描畫的時候表現得最明顯。這些具象表現諧謔地刻畫出了淺薄的資產階級，俗人，小資產階級等人的思惟。作為語言藝術家的馬克思應用去嘲笑他們，暴露他們的話，正是俗人特別喜歡應用的話。這種俗人的用語，是被融化到文氣裏面，然後，才顯出他們自己的本性而成了被嘲笑的目標。馬克思這種具象表現的特徵，以後再說；這裏只就其諧謔的用法說一說。

例如，恩格思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原稿第三編（社會總資本及流通）附註中看見的談諧的批評便是。所批評的對象是亞丹·斯密對穀物價格的分析。這個批評明

顯地表現出了馬克思的諧謔的機構。馬克思由亞丹·斯密的錯誤的構造討究到他那論理的總結，劈頭一句，就現出他那談諧的色調說，『由此，請看亞丹·斯密怎樣用魔法由商品價值中變出資本價值的不變部份吧。』原稿附註說，『亞丹（譯註）在這裏挑選的例子特別糟糕。原來，把穀物價值分解成工資、利潤、地租，也就正如，把勞動家畜所吃的飼料當做勞動家畜的工資去表現，把勞動家畜當做工資勞動者去表現，從而把工資勞動者當做勞動家畜去表現一樣。』（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編附註四〇）由論理的方面來說，他的結論似乎是『無可非議』的；但在最後一環，可憐的亞丹的資產階級的本質，就突然被暴露出來了。他那『糟糕的』理論，暴露了他的本性，毀壞了他的信用，使他成了被嘲笑的目標。

馬克思分析單純再生產這一問題的時候指出，在單純商品交換盛行的地方，表現在互相對立的商品等價物中的勞動，不管它是工資勞動或非工資勞動；又，商品不管它

〔譯註〕馬克思在這一篇原稿內全用「亞丹」這一談諧而又親熱的稱呼去稱呼亞丹·斯密。

是生產手段或是消費資料，問題都是一樣的，『因在任何場合，各等價物在生產上所需要的勞動量是一樣的。』〔資本論第二卷二十章〕亞丹却不理解這個，於是馬克思想把這個道理灌注到亞丹頭腦裏，使他做爲引例中的人物說，『商品A是生產手段，商品B是消費資料，販賣後，前一商品形成資本構成部份的機能，後一商品則成爲消費基金，在這場合下，亞丹是否當做他的所得去消費，在問題上是毫無關係的。各購買者如何使用他們的，商品，這不是商品交換（流通部面）上的問題，這在商品價值上也不會發生什麼影響。』〔資本論第二卷二十章〕

庸俗經濟學不理解（並且是怕理解）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祕密』（即剩餘價值的本質。）他們在『勞動價值說』的見地上，把非常明白的許多問題，弄得反而『混亂』『祕密』了。馬克思幽默地說，剩餘價值『雖然是一個惟一的祕密，但在資本家看來，剩餘價值却是不言自明的。』〔資本論第二卷十七章〕資本家對他生財有道上的一切現象，當然是『自明』的，而且是『自然』的。馬克思在第一卷裏分析剩餘價值率的時

候，也幽默地說，『在資本家看來，剩餘價值彷彿是用各種魔力，從無生有的。』（資本論第一卷七章一節）馬克思又在價值解釋上暴露了蒲魯東對這一問題的無能，他幽默地說，『把「價值」看做是毫無意義的用語，那當然是再方便沒有了。如此想時，一切事物都可以毫無困難地包羅到這個範疇下面了。』（資本論第一卷十七章）

馬克思又發現庸俗經濟學者沙伊對價值也有着同樣『方便的』解釋，價值的概念不可分地和勞動的概念結合着。馬克思把『土地的價值』當做與現實無關的假想的概念去表現。馬克思用問答體裁批判沙伊的錯誤命題，指出沙伊在理論上的破綻。這個對話插在第一卷第六篇「工資」註釋內。在讀這一註釋以前，讀者已經在馬克思敘述中充分明白，什麼是資本主義生產上的『惟一祕密』（即剩餘價值，資本家由勞動者身上榨取出來的無代價的勞動）了。在這種文章的氣脈裏，充滿着刺骨一樣的談話的對話。

馬克思問：『什麼是「價值」？』

莎伊答：「決定物品價格的東西。」

馬克思問：「然而，什麼是「價格」呢？」

莎伊答：「由貨幣表現的物品的價值。」

馬克思問：「那麼，土地的勞動……何以有價值呢？」

莎伊答：「因為那是需要支付一定價格的東西。」

混亂暴露出來了。馬克思又用莎伊的定義談諧地結論說：「這樣，價值是決定物品價格的東西，因為土地的價值，是用貨幣表現。」所以土地有「價值。」總之，這是一個解決事物的原因和起源上的極單純的方法。」（資本論第一卷十七章）

還有許許多多談諧的句子，指出了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幫手們在思惟上的愚鈍，硬
化，淺薄。「任何人（即使是此外毫無所知的人）都知道，商品具有以貨幣表現的價值。」

（資本論一卷一章）「如序中所述，商品語，除希伯來語外，還有許多比較洗鍊的方言」（同上）

其次又舉出德語和拉丁語做實例。馬克思分析勞動日問題的時候，由許多實例中介紹

了下面一個實例。一八六三年皇家女裝製造所有一個女工名叫瑪麗·安·沃克勒。女老板芳名愛麗絲，美麗善交遊；但在她店裏發生的事情則極悲慘。正是忙的一季節，「宮廷跳舞會達到了最高潮，貴婦人們都需要華麗的服裝去參加狂舞。正在這時候，「英國皇太子妃剛從外國原車輸入，」因此又要籌備盛大的慶祝跳舞會。瑪麗·安·沃克勒因此日夜不斷地工作，繼續到二十六個半小時，過度勞苦的結果，「星期日就死了。她死的時候，趕着要做的衣服還沒有完成。這使愛麗絲夫人驚愕不已。」（資本論一卷八章二節）

又有一大篇談諧的話，暴露了俗人（自然是非常老實虔誠的人）的階級的本質。在這場合，馬克思是利用宗教和教會作對比的。例如，馬克思以庸俗經濟學和神學對比說，「經濟學家有一種特別的方法。在他看來，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自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本主義的制度是自然的。他們是像神學家一樣。神學家認為宗教有二種，在他們看來，他們自己的宗教，是神所啓示的，此外的一切宗教，都是人所發明的。」（資本論第一篇註三三）馬克思第一卷裏面的談諧句子，是由他們的初期著作哲學之

貧困裏而轉摘過來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想使商品生產永久化而同時排除貨幣本身。『這就恰恰像要保持加特力教而廢絕羅馬法王。』〔資本論一卷二章〕在第八章勞動日裏也有談諧的對比說，『林格假定說，羅馬貴族債權人，時時在台伯彼岸，以債務人的肉，大張筵席。這個假定，和篤味爾關於基督教聖晚餐的假定一樣，是真，是偽，到現在還一直不能決定。』〔資本論一卷三篇註一五三〕

馬克思很多諷刺話，暴露了宗教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作用。『在英格蘭農村裏面，現在還有一種法規，假如有人在安息日在自己家內的前庭裏勞動，就要受拘禁的處罰。但若這個勞動者，以宗教的藉口，在星期日，不到金屬工廠，玻璃製造廠去，他就要以破壞契約的名義受到處罰了。如果是爲了增殖資本價值而贖冒安息日，正統派教徒的議會，也是不過問的。』〔資本論一卷三編註一〇四〕『倫敦魚店家禽店的日傭勞動者，也沒有得到星期日的解放。……這種「星期日勞動」是養尊處優的偽善的貴族們所獎勵的。這樣熱中的肉體快樂的「聖者」，由第三者忍受過度的勞動，忍受窮乏，忍受饑餓的謙讓，

表示着他們那基督教的精神。美食是對勞動者有害的。」〔同上〕

馬克思在研究兒童勞動問題上所應用的筆調，也同樣充滿了憤激和諷刺。資本家極力壓低兒童標準年齡，使一般兒童不致受到八小時勞動的限制。兒童標準年齡越小，則資本家對兒童的榨取越發有利。於是馬克思說，「照資本主義的人類學來說，兒童期是十歲，或者最多是十一歲完結的。」〔二卷八章〕

最後，馬克思還有一個談諧的形式。就是用嘲笑的态度，去解說自明的事情，那常常是諷刺的同語反覆。這也是暴露資本家及其庸俗理論家的一個方法。資產階級及其庸俗理論家不願意看到明白的事情，他們只想隱蔽了活生生的現實而代以模糊的自以為是。『意味深長』的說明。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這種特性說，「任何一種科學，也不像經濟學那樣，常常把基本的普通的事情，當做非常重要的道理。」〔二卷一篇註七三〕

現在再舉兩三個實例，說明這種談諧的方法如左。

「兩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兩件上衣能穿兩個人，一件上衣，只能穿一個人。」〔二卷

「一毫」『價值的額上並沒有標明說，「這是價值。」』〔同上〕『商品不能自己走到市場去自己和自己互相交換。』〔二卷二章〕『任何人，或任何「未來派的音樂家」都不能消費未來的生產物，不能消費尚未生產出來的使用價值。』〔二卷四章〕『勞動能力不是勞動，這就像消化能力不是消化一樣。』〔同上〕『但在五年沒有過完以前，自然是不能得到五歲大的家畜的。』〔二卷第十五章〕『上衣是價值的「擔當者」，但把上衣分解成細紗，也看不出上衣有這樣一種屬性。』〔第一卷第三章〕

資本論充滿着談諧和諷刺，這是資本論的明顯的特徵，這種特徵，人人看得見，人人心裏都明白。馬克思還有一個旨趣不同的特殊性質，我（資本論的文學構造著者自稱）在方便上起見，把它叫做『藝術的具體化。』

第五章 藝術的具體化

一切科學著述都需要充分的一般化。大部份的一般化，都極抽象，所以需要具體的內容加以充實。讀者在閱讀科學著述過程中，每每要用具體的內容去充補書裏的一般化，否則，就不能深刻把握到這種一般化和自己四圍事物的相互關係了。『大資產階級，』『高利貸資本，』『支配階級，』『資本之原始的蓄積』等，是極一般化的，讀者在體會這種一般化的過程中，必須隨時應用具體的內容加以充實。馬克思在一般化的敘述中，常常由一定的具體的形象（有時是個別的，有時是多數的）使它具體化，這是馬克思在科學著作中普遍應用的方法。這個方法，初看起來，好像很單純；但馬克思在這個方法上收到了顯著的功效。它能使讀者在一般化的問題上得到活生生的把握和正確的理解。

這種具體化常常是和一般化同時並舉的。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暴動，『支配階級各

黨派（地主和資本家，貪慾的證券交易家和零賣商人，保護貿易論者和自由論者，政府和在野黨，牧師和自由思想家，年輕的娼婦和年老的尼姑）是在一個共同口號（救濟財產、救濟宗教、救濟家庭、救濟社會）下結合起來了。」〔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讀者必須把『支配階級各黨派』這一極廣汎的一般化，具體化起來。馬克思即使對一般化不加以具體化的說明，馬克思的理論仍然是正確和深刻的。但一般化得到具體說明以後，文章就更加輕快，讀者也就容易體會了；讀者是更能和著者同時得到創造的可能性了；這在開始親近複雜理論著作的讀者，是有極大作用的。

馬克思的具體化，也和一切相類似的具體化一樣，含着藝術性的各種要素。因為它是在具象表現中指出使概念具體化的各個現象，而不指出它的直接的意義。重要的不是牧師自己和自由思想家自己，也不是年輕的娼婦自己和年老的尼姑自己，——只因爲他們是作爲支配階級下顯然相對立的各黨各派的類型的代表，所以才重要。所強調的只是，他們的表面上的對立——由貪慾的證券交易家忽而轉到零賣商人，由王權

派和牧師忽而轉到自由思想家——他們有着階級基礎上的統一性，所以他們能夠結合，他們都要爲『擁護神聖的財產』而鬭爭。再舉一個例——『自由貿易論者所解釋的商品的交換關係，』也是一個極一般化的概念，馬克思要使它具體化，所以先指出重商論者特別看重的價值表現的質的方面，從而特別看重商品之貨幣的等價，反之，『現代自由貿易商人』既必須以任何價格售賣商品，所以特別看重相對價值形態的量的方面。『結果，在他們看來，商品的價值和價值量，都只存在於交換關係的表現中，或每日市價行情表中。』〔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

行情表也是當作具體化的一般形象來說的，它本身之所以被重視，不是因爲它的直接的意義，只因爲它是成爲一般內容的具體性之典型的代表。『蘇格蘭人瑪克里奧的職務，是用博學的化裝，去粉飾隆巴特銀行街的雜亂的觀念。』〔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
隆巴特街是倫敦的一條街，是銀行家的街，是大資產階級會萃的地方。這條街的本身並不重要，問題的對象不是住在這條街上的銀行家自己，不是大資本家，不是產業資本主

義時代的銀行家。這裏是要明白指出某一具體的銀行家，使一般的『大資產階級』得到一個具體化的藝術的表現。但要注意，這裏的一般化並沒有和藝術的具體化同列並舉，讀者可由前後語氣自己創想，可以照一般化的範例去安排。這是和上述諸例不同的地方。

『羅雪爾教授先生』不由資本主義的工場中，却由家庭經濟中，去觀察勞動過程，所以他對勞動生產性的結論是錯誤的。馬克思說，『這位教授先生是不應該從嬰孩室內

——沒有主人翁（即資本家）的地方——去觀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資本論第一

卷第十一章註九）問題自然不是『嬰孩室』——這裏的嬰孩室仍然是當做『非資本主義

的諸條件』這一廣大的一般化之具象的具體的代用物去表現的。這裏的『嬰孩室』使讀者在一概化上得到正確的，容易而且具體的把握，由此進而得到正確的結論。

資本主義的工場，要盡可能使勞動者成爲一定機械的啞的附件。資本主義生產形態之內的矛盾發展以後，發明也就依次發生了，忠告靴匠要他『固守他的職業』的『手

工業者的聰明的見識』是被破壞了』自鐘錶匠瓦特發明蒸汽機關，理髮匠阿克萊特發明塞洛紡織機，寶石工人福爾敦發明輪船以來，手工業者那一句見識卓越的話，就成爲可怕的陋見了。』〔資本論第一卷十三章〕名稱和職業的具體記述要由物質的內容加以一般化，由此形成藝術的典型的契機。『在產業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小生產者是被侵奪了，是不得不離開它的祖國，而在新的地盤上變成了革命家。』——馬克思這樣描寫，已經是很好了，但他還要使這個一般化的敘述加以藝術的具體化說，『被羊子和公牛驅往國外的愛爾蘭人，又用斐尼爾團員的名譽在大西洋彼岸活躍起來了。』〔資本論第一卷二十三章〕愛爾蘭的反國教派——『斐尼爾團員』——的暴動，喚起了馬克思的熱烈的同情，這在他給恩格思的信中表現得最明白。繼後，斐尼爾團員遭到了慘酷的制壓，首領也被處死刑，馬克思的家族還服喪追悼，這個故事是很有名的。

同樣的例子很多，理論家的馬克思單單應用『庸俗經濟學家』所說的話去描寫，讀者自己就可以滿意地應用羅雪爾或西尼爾的名字去具體化這個概念了。有時候，馬

克思只舉出具體的內容而不加以一般化，這是因為讀者已經可以由分章語氣中憑各自的天材自己去發現一般化了。亞丹斯密是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他除了他的許多別的錯誤以外，他又反對把商品價值分割成工資和資本家的所得。『得出這樣愚蠢的結論，這決不是獨創的思想家們所應該的，——他們簡直是跟着沙伊和馬卡洛克跑了。』〔資本論第二卷十九章〕對『高利貸資本』的一般化，也是用同一手法去處理的。『於是，為要鞏固使兌換成為可能的諸條件，加高利率等強制的方法就被採用了。這種方法是由用錯誤的貨幣理論為立腳點的立法所命令，而由沃維斯東那樣的貨幣商人們去強迫國民照行。』〔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章〕

不提階級的生產關係，這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所愛用的方法——不描寫現實的經濟制度，只描寫『魯濱孫的孤島』，只描寫隔離了社會關係的孤獨的有企業家性格的魯濱孫的經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商品裏，只談諧地列舉了魯濱孫的許多具體的標識，去暴露魯濱孫的資本主義的本質。由『模糊的』企業家性格中，突

然……被表現出來的是資本主義的簿記法。——「由破船中救出了時鐘、帳簿、墨水、鋼筆等物的魯濱孫，不久就變成道地十足的英吉利人，開始登記各種帳目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

我們論到藝術的具體化，我們就已經很接近具象表現的問題了。詩化的具象表現，在資本論的文學構造中應用得極普遍。

第六章 具象的表現

資本論裏常常看到各色各樣形態的具象表現，同時也看到不少的隱喻。其中，常見慣見的具象表現，本章不打算把它當作主題列論，因為那用得最多，人人知道它，人人慣用它，它和着通言語一樣，它老早就被人們在不知不曉中應用着了。例如所謂「推理的鎖」、「羣的概念」、「精神的眼界」等便是。這些具象的表現，完全和普通語言一樣，科學著作中也常常機械地應用着，它可以節省我們的思想的功能，這在認識上是極有價值的。馬克思也當然會採用這種具象表現。例如：「一個價值方程式和另一價值方程式相結合的鎖……」、「工資的低微是一個問題，但資本却唱出完全不同的歌調」、「農村勞動者」的一隻脚常常陷在可憐的窮乏的泥沼中」、「反駁是資本家的空炮射擊」、「信用的騎士」等等。本章所要討論的，不是這種具象表現，而是作家式的具象表現，即不是世

所通行的現成的表現，而是著者自己創想出來的表現。雖然，上述的慣用的具象表現，也有它獨特的意義，也可以使讀者容易把握，可以節省思惟的功能，但不是本章討論的主題。

資本論中著者自己的具象表現，自然不是無關痛癢的無聊的東西，它強調了科學命題的階級性質，使它能夠極明瞭的被把握，每對新的問題，都持有極顯明的一定目的。

馬克思在具象表現的選擇上非常注意而又細心。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應用的很多具象表現，全是馬克思主義思惟的血和肉，是聽慣了的不可缺少的理論表現上的手段。例如：『強力的東西，是舊社會中孕育新社會的產婆。』〔資本論第一卷二十四章〕獨立生產者被剝奪被轉化為工資勞動者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紀錄成的人類的歷史。』〔同上〕又如那有名的『資本的佳堡諾 (Jugosernat) 車』也是這樣。這個表現在馬克思著作裏出現了許多次，它就像各種故事一樣，表現着吸食工人和他們的子女的血肉的資本之毫無慈悲，表現着死在這個車輪下的獨立生產者的命運，表現着資本主義發展

之不可避免的崩潰。佳瑟諾車，是印度神話中裝載比休奴第八化身克里史納神像的巨大的車。每逢拉特哈特拉的七月大祭時，這個巨大而沉重的車就由廟堂中牽出。老老少少的男女們都迷信，以為自伏地下，由這車軋死，即可升入極樂世界。這種具象表現，是由資本論創始的，繼後各論文、研究和通俗書中都紛紛加以採用。

在這些應用得最普遍的具象表現中，還有表示原始資本蓄積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的黎明』這一種談諧的具象表現。『黎明』這一具象表現，是詩人口裏慣唱的歌調，是極詩化的優美的辭句，它富於談諧性，這在前後文脈中表現得極明顯。馬克思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着居民的剿滅，他們的奴隸化和向礦山內的埋沒，對東印度的征服和劫掠的開始，使美洲轉化成商業上的黑人狩獵場，等等事實——也正是這些事實，才顯現着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黎明。』〔資本論第一卷二十四章〕凡是研究過價值論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內應用『結晶』這一具象表現，曾發生出極顯著的作用，使讀者在把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上佔了極大的便宜。『……這種種物只不過告訴

我們，在它們的生產上，曾支出人類勞動力，有人類勞動蓄積在裏面，假如把它們當做它們所同有的社會實體之結晶來看時，它們便是價值——是商品價值。〔同上第一章〕又說，『貨幣這個結晶，乃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的結果。在這過程中，各種勞動生產物實際被視為相等，而且實際轉化為商品。』〔同上第二章〕

和上述『結晶』相類似的表現，是『凝結物』。這個具象表現，也和『結晶』一樣，用得很多。『人類勞動形成價值，但其自身並非價值。必須在凝結狀態中，採得對象的形態，勞動才成為價值。要把麻布價值表現為人類勞動的凝結物，我們必須把它當做一個和麻布自身不同但同時是麻布和其他一切商品所共有的實體去表現。』〔同上第一章〕又如由英國社會運動史所採取的適當比喻『平等主義者的資本。』〔附註〕『平等主義者的貨幣，』在資本論裏出現了好幾次，以至被廣大採用。『不僅商品間的一切質的差別，會

〔附註〕『平等主義者』是英國克倫威爾時代高唱財產平等分配的急進政黨，代表都市和農村小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貨幣形式上消滅；同樣，貨幣這位徹底的平等主義者，還會把一切差別消滅。」（同上第三章）「資本自己，生來就是一位平等主義者，它在生產部門，是把勞動榨取條件的平等，當作天賦人權來要求的。」（同上第十三章）

這些具象表現，使馬克思思想結晶化，使它容易把握，使它更加明朗和實在。資本論中爲實現上述目的而用詩來做對比的地方也很多。「貨幣物神化的謎，即是商品物神化的謎，不過前者比後者還更迷惑人的眼睛。」（同上第二章）「一商品爲另一商品所代替，貨幣則時常粘着在第三者手中。流通，使貨幣不停地淌汗。」（同上第三章）以後的具象表現是更值得注意了。它所強調的是下述重要命題。即，貨幣的物神化是派生的，歸着點仍然是商品的物神化；價值的本質，是勞動，但這本質，要在貨幣流通中才是根本的。「貨幣淌汗」這一具象表現所強調的，也就是派生的性質，即第二義的性質。同樣的思想，他又用幼虫和蛹這另外的一種具象表現描寫說，「在流通的前半，商品與貨幣換了位置；但商品的使用形態，也就在這個時候，由流通界走入消費界。代替商品的使用形態的，是商

品的價值形態或其貨幣幼虫」〔同上第三章〕

這種具象表現資本論很愛用而且用得很多。例如，「自商品流通發展以來，即有保留第一形態變化結果（即商品的轉形姿態，或商品的金蛹）的必要和慾情，隨着發生。」〔同上〕又如，「資本的生涯，」古典經濟學的「資產階級的皮，」市場的胃口，「由資本家的湯裏打去它的油」等等，盡是活生生的具象表現。

馬克思常常用具象的表現去說明極複雜的理論問題。例如，當說明交換價值時，他說，「假如我們把勞動生產物的使用價值抽象，……它將不復是桌子，不復是房子，不復是紗，不復是任何有用物了。它那一切可感覺的屬性都消失了。」〔同上第一章〕又如，「資本的野貓的眼睛」是和庸俗經濟學者相反的亞幾美德士的恰當的稱呼。想找到一個支點去翻轉世界的亞幾美德士是要翻轉世界；庸俗經濟學者却要停止世界，他們想找到一個支點，使世界安定、靜止、停止不動。「庸俗經濟學先生們以為勞動市場價格是由供給和需要去決定。他們在這點，恰好和亞幾美德士相反。他們以為他們可以由此發見

使世界靜止（不是使世界運動）的支點。」（同上第三編註二〇二）又如，『自由都市，是中世紀最鮮艷的花，現在已經凋謝了。』（同上第二十四章）『革命的獅子米拉波』這種對比的表現，是更加具象化了。

又如勞動者——『機械』這一具象表現，是極鮮明的，其中充滿了憤怒和諷刺。『博德爾』所說的機械，是人這種機械。他斷定說，人這種機械，不能看做主人的絕對的所有物。我們必須表白：我們以為人這種機械是無需乎加以整頓的，就是說無需乎幽閉它，也無需乎擦機油，而且也不能這樣做。人這種機械，儘管你上機油，儘管你摩擦它，但若不活動，它就會銹爛的。加之，像我們親眼看見的那樣，人這種機械，會任意開放蒸汽，使大都市陷入破裂和狂亂的狀態。』（同上第二十一章）

以上列舉的，都是馬克思的具象的表現。馬克思應用這些具象表現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文章更為明瞭，容易把握，通俗化，使人容易得到實在的印象。另外還有許多具象表現，除上述主要目的外，還有着美妙的藝術上的效果。這一類具象表現，是對資產階級惡

俗根性和『包醫百病』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的極藝術的嘲笑；它有着尖銳的階級傾向，它在談諧中去直接實現階級鬥爭的目的。資產階級以為資本主義的法則，是『自然的，不變的，永久的。』馬克思由這種典型的，平凡的資產階級的生活狀況中，抽出了值得嘲笑的最醜惡的特徵，談諧地加以分類，然後描畫出自己滿足的資產階級及其僕從（庸俗經濟學家）的肖像。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特徵，實在是形容得最恰巧了。例如：

『庸俗經濟學只研究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外部的關聯。他們爲了資產階級日常的需
要，爲了給最明白的現象加以只在表面說得過去的說明，是像反芻一樣，不斷地拿科學
經濟學在老早以前所供給的材料，當做新的東西去反覆咀嚼；而在其他各點上，則像學
究一樣，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於這個世界（他們認爲最善的世界）所抱的最平凡
最自大的見解，組織一下，把它叫做永久的真理。』（同上第一章註三二）

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庸俗主義譏笑得最厲害的，是他們的商品物神化的觀念。他們相信商品諸關係內有一種極神密的性質。『人和人間的一定的社會關係……在他們

眼裏，居然被幻想成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了。所以，如果我們要找一個譬喻，我們就必須跑進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裏，人類頭腦的生產物，好像是賦有生命，而互相發生關係，並且和人發生關係的獨立存在物一樣。在商品世界裏，由人手造的生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個叫做物神化。勞動生產物當做商品而被生產時，這種性質就必然要附在勞動生產物上，這是商品生產不能須臾脫離的性質。」〔同上第一章〕

把商品當做『賦有生命的獨立的存在物』去描寫，這是馬克思嘲笑資產階級庸俗主義的一種具象表現。這就像脫去商品物神化的神祕的外裝，使它的祕密裸露在文章中一樣。

『商品……以使用價值的形態，在世間出現了。』〔同上第一章〕『商品，是以其原來姿態，未鍍金，也未漬糖地，加入交換過程的。』〔同上第三章〕商品是有『靈魂』的。『於是，這種有靈魂的商品藉經濟學家的嘴表達它的意思說：「價值（交換價值）是物的性質，富（使用價值）是人的性質」……』〔同上第一章〕商品不單只被賦以靈魂，而且還被

賦以公民權。例如這裏有一定麻布。『麻布，當做一個商品的資格，它便是商品界的一個公民。』〔同上第一章〕玄妙而『神祕』的價值，會『生』剩餘價值——價值『會生活寶寶』，至少，會生黃金的蛋。』〔同上第四章〕

馬克思又用許多具象表現，在商品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中，揭破它那庸俗的『神祕』。例如：『用木頭做成桌子時，木材的形態是被人所改變了。然而，桌子仍然是木頭的，可以感覺到的一種東西。但若這個桌子一旦成爲商品的時候，它就轉化成一個感覺的同時又是超感覺的物了。它不單是用腳直站在地上；在它對其他一切商品的關係上，它還用頭倒站着，而且在它那木材的腦袋裏，展開了種種不可思議的幻想。這種幻想，比桌子自動跳舞的把戲，還更加不可思議。』〔同上第一章〕又如商品流通的『煉金爐』這一具象表現，也是同樣性質的諷刺。中世紀披着黑披肩戴着尖尖帽的煉金術師，以爲把一切污觸的東西，投進他那有名的煉金爐裏，就可以煮得純金。『所以，售賣和購買的同一性，包含這樣的意思：假使商品投進流通的煉金爐中，不能化煉出貨幣來，就是說，假使商品不

爲商品所有者售賣，從而不爲貨幣所有者購買，那麼商品就是無用的東西。」（同上第三章）

「一切物都是買賣的對象。流通成了一個社會的煉金爐。一切都要拋到裏面，使它化鍊成貨幣的結晶再取出來。就連聖骨也不能抵抗這個煉金術；還沒有聖骨那樣粗硬的人類商業範圍以外的微妙的神聖物，是更不能抵抗了。」（同上第三章）屬於這一類型的東西，還是由一切瘋狂神祕的觀念論宗教，聖經上引錄下來的具象表現。這在資本論中是極多極多的。「資本家知道，無論商品是怎樣醜陋不好看，惡臭不好聞，它總歸在信仰上，在事實上，是貨幣，是已行割禮的猶太人，是從貨幣造出更多貨幣的古怪的手段。」（同上第四章）

「價值當做剩餘價值來和原價值的它自相區別，正如神父當做神的兒子來自相區別一樣，二者是同年齡，實際上二者又只是一個人格。」（同上第四章）「耶和華的選民，在額上記着「爲耶和華所有」的字樣，同樣，分工是在製造業勞動者臉上，烙印上了一爲資本所有」的字樣。」（同上第十二章）當分析資本蓄積和單純再生產的時候，馬克思用下面的具象表現譏笑說：「總之，那不外是亞伯拉罕生伊薩克，伊薩克生賈可伯的老故事。」

〔同上第二十二章〕資本也就像人類祖先的亞伯拉罕一樣了！

不單只亞伯拉罕就完事，——滑稽的亞伯拉罕又在別的地方轉化成諷刺的黑洛得綁匪了。『英國人動輒把物的表面的現象形態，誤認為該物的原因。在工廠制度開始的時期，資本就像黑洛得綁匪一樣，曾從救貧院孤兒院裏大規模的綁架兒童。英國人對這個事實，也用同樣的看法，每每把它認為那是工廠勞動時間延長的原因。』〔同上第十三章註一四四〕最後，我們又在英國農業勞動者失業問題中，看見諷刺的表現：『聖書的雜草。』一方面有資本主義經營的農業，他方面有過剩的農業勞動者。資本家把他們當做雜草一樣看待，同時，他們又是使農業勞動者工資低下的預備軍。這種預備軍，是資本家所必需的東西。『林甘夏州及其他除過雜草的土地和人類的雜草，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相對立的兩極。』〔同上二十三章〕

最後，還有諷刺資產階級生活關係（夫婦關係或飲食起居）的，赤裸的具象表現。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以為，生產手段之資本主義的『魂』和它們的物質的實體是由夫

婦間的裙帶關係』〔同上二十五章〕緊密地結合着的。馬卡洛克和他那一黨，在理論上陷入絕境的時候，就由資本家轉化成『善良的市民了。這種市民只注意使用價值，只對長靴、帽子、雞蛋、白竹布等有直接關係的使用價值，懷有無窮盡的奢望。』〔同上第十三章〕最後，還有很多諷刺的『詩的』具象表現，在前後文氣中，表現出了那種違反詩意的可怕的事實。例如——『鹿所渴望的，是新鮮的水；資產階級靈魂上渴望的，則是貨幣……』

〔資本論第二卷〕『當作資本家幼虫的貨幣所有者，必須依照價值購買商品，也必須依照價值售賣商品，但在過程的終末，他取出的價值，又不能不比當初投入的價值更大。他由幼虫變成蝴蝶（即真正的資本家）的發展，必須在流通領域中進行，又必須不在流通領域中進行。』〔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樣，這個天真的蝴蝶（資本家，）它所吸食的，自然不是在流通領域中取得的，而是在生產界榨取得來的剩餘價值。這種具象表現，是譏諷得更尖銳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應用具象表現的對比，例解和說明以後，又常常應用更重要的

藝術的一般化的具象表現。這種表現，有時候甚至成了科學的研究方法。我在這裏所要說的便是資本之人格化。資本能活動，能飲葡萄酒，能唱酒醉的歌，能雇用人，能賣物，能打算——總而言之，資本是活的。

第七章 人格化了的資本

馬克思不是胡胡亂亂使資本人格化了的，他是計劃過考慮過才這樣做的，馬克思時常反復論到這個當做表現方法看的契機而加以詳細的說明。馬克思寫資本論的目的，不是指出某一資本主義組織的具體的特徵，而是說明資本主義的一般的體系。他應用經濟抽象領域中的人格化資本的敘述方法，去表現他所研究的資本主義過程的最特徵最一般化的典型。他不單是在理論上美滿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並且在藝術上也使這一任務的完成達到了最高的境地。本書不打算由理論上分析這種表現方法，我們所注意的只是與前章具象表現有同樣目的的藝術方面的表現。所以本章研究的仍然是一種藝術的具象表現，不過前章是以隱喻為主，本章則完全是詩化了的具象表現罷了。也就是說，我們在這裏所要觀察的，是顯明地人格化了的具象表現，是活生生的能活動

的人格的具体表現。

如前所說，馬克思時常論到這種方法，也常常指出它的一般的特徵。他的資本家便是「當做資本（人格化的，賦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看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一種機能。資本家「不過是人格化了的資本吧了。他的靈魂，也就是資本的靈魂。」（同上第八章）馬克思是理論上敘述他對這種人格化表現方法的態度，去指出其具體表現上的諸要素的。他那人格化了的資本（資本家）既和市場有關係，資本家也在市場上奔走。「資本家經營買賣的期間，即在市場上奔走的期間，構成了他盡着資本家的機能，盡着人格化資本機能的期間的一個必要部份。」（資本論第二卷第六章）

資本是當做活的人格活動的，——理論文章，一經應用這種藝術的具體的表現後，便極明瞭易懂了。資本是指物而言。機械則常常使一部份工資勞動者「過剩」。資本大聲宣稱，機械是它對抗工資勞動者的一個勢力。資本是常常利用這個勢力（機械）去壓制工人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資本論第一卷裏許多地方，對人格化了的資本，描

寫得極其有力。這種強烈的具象表現，使我們忘記不了。如玻璃工場中童工被剝削的狀況便是這樣。甚至工場報告中都說，童工的勞動量是驚人的。馬克思大聲說，「但同時，那位「節欲」的玻璃工業資本，也許正在深夜吃醉了葡萄酒，由俱樂部歪歪倒倒走回家，像傻子一樣哼着：「決不，決不，英國人決不會是奴隸！」」（同上第八章註一〇三）

這種表現資本人格化的例子，是藝術到極點了。資本是賦與了活生生的狂妄的人的形像了。那種對剩餘價值的無滿足的渴望，那種榨取階級的狹小的眼光，那種愚鈍，——它那一切的形像，都被那藝術的筆鋒，具體地活現出來了。資本在白天是絞榨兒童勞動者的血，夜裏是到俱樂部去吃酒，去整夜瞎鬧。

這種人格化的表現，在第一卷研究剩餘價值各章內應用得最多。人格化了的資本，幾乎頁頁都有，它是一個藝術的脚色，由這章串演到別章，每一章都有着它那特殊的新奇具體的表現。資本在市場中奔走，用老練的眼光挑選勞動者，交易成功後，就把它犧牲者隨隨便便帶出市場，和隣人閒談呀，議論呀，興奮呀，身體壞了的，就叫江湖醫生馬卡

洛克去診察。這種人格化的表現，是有許多契機的。這些契機，是和本書最後一章所要討論的資本論在藝術上的整個構造，緊密連結着的。不先討論最後一章，這些契機也就沒有討論的可能。所以這個問題還是留待最後一章去討論的好。這裏只說一說資本論當做敘述方法去處理的人格化的一般的契機。

馬克思應用資本人格化的敘述方法，最先是想使文章表現得更生動一些，使人能得到深刻的印象。馬克思常常把複雜的一般化了的觀念及其合成物，看做有生命的活動的人格去描寫。一般化的概念是被人格化了。這種表現中常常帶着譏笑。『自啓蒙經濟學公然解釋「資本」以來，它就用最輕蔑的眼光藐視金銀，認為金銀是一種最不重要的無用的資本形態。但當解釋銀行制度的時候，一切就正相反對了。』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五章一節。人的行動是被譏笑地歸到庸俗經濟學上了，它對任何物都是用侮蔑的藐視的眼光去解釋的，正像一個輕浮的浪人那樣。銀子在商務上旅行了。——在一八四七年的恐慌期間，『由印度來的銀子，才一到英國，就溜到大陸去了。』但在那裏也不好

待，於是『那銀子又回到印度來了。』（資本論第三卷第九章）生產手段也被詩一樣地人格化了。——『夜裏休息，不再吸收活的勞動的鎔鑪和工廠建築，』是在第一卷第十三章內出現了。

再比用 A 和 B 兩個字母去作為商品交換中雙方當事者這種表現『枯燥無味』的，恐怕沒有了。但馬克思却應用得很巧妙，很諧謔，它反而使文章生動起來，使文章解除了堅澀難讀的毛病。A 和 B 突然成為『交易當前的 A 和 B』（同上第四章）了，假如馬克思自己是資本家，他也不得不和 A B 去買賣了。

在第一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內，馬克思頁頁都用麻布織造者做例子。這個麻布織造者，不單是在許多經濟研究中成為理論上一般化的一個概念，而且是藝術上一般化的一個類型。馬克思在以前各頁上就已經常常說到麻布和生產麻布的麻布織造者了。他在貨幣那一章內必須以此為例的時候，他不單是使以前的一般化和以後的一般化在理論分析上相結合，而且是使它們在藝術上相結合了。這種筆調使文章突

然活躍起來，所描寫的也就有些戲劇化了。——不單如此，著者還要和讀者一致行動，由此更使這種戲劇化的表現強調起來。『現在，我們且倍伴一個商品所有者（我們的熟朋友麻布織造者，）到交換過程的舞台去，明白的說，到商品市場去吧。』（資本論第一卷第三

章第二節）

再由理論上進一步考察，麻布織造者不單只出賣他所有的商品，並且還要用買來的貨幣去購買別的商品，這在馬克思看來，是必須如此的。馬克思認為，麻布織造者不論購買什麼商品，在純粹理論上來說，都是一樣的。麻布織造者購買麵包也好，砂糖也好，羅紗也好，——這在敘述上是毫不會妨害到它那理論的正確和明白的。但馬克思在這裏是把麻布織造者作為小商品生產者，手工業者去描寫的。機械發達以後，這種麻布織造者，就要受到滅亡的威脅，而成為舊時代的過去的人物了。因此他的買賣，也帶着他那時代的特殊的性質。麻布織造者『用他的麻布換得二鎊。假如他是一位老學究，他會用這二鎊，去換一本同樣價格的家用聖經。……他把聖經看做他的使用對象，帶回他織布的

家裏，在那裏，滿足他那家庭教化的慾望。」（同上）

馬克思要更進一步啓發讀者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相互關係，他要證明，商品對貨幣所有者必須是一個使用價值。換言之，生產商品所支出的勞動，必須在對於社會有用的形態上去爲生產商品而支出，或成爲社會分工體系中的現實的一環。馬克思爲要證明這個理論，他又舉出「我們的麻布織造者，學究氣的生性儉樸的麻布織造者，」描寫他在市場裏面的行動，使我們知道這種新的特殊性質說，「社會對於麻布的需要，像社會對於別種東西的需要一樣，是有限制的。這種社會的需要，也許已經由其他麻布織造者那裏得到滿足了。在這場合，我們這位朋友的生產物，就成爲過剩的，多餘的，無用的了。人固然不會斤斤計較禮物的優劣，但我們的麻布織造者決不是爲贈送禮物到市場去的……」〔同上〕

我們這位在家裏讀聖經的學究氣的朋友，是被有了各種新關係的市場所壓迫了。生產技術急劇變化以後，價格更便宜的生產品就在市場上出現了，這使我們的麻布織

造者受到意料以外的威脅。『麻布織造業的舊沿的生產條件，不管我們的麻布織造者承認與不承認，是在背地裏發生變化的。昨日生產一碼麻布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却已不是今日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了。這可以由貨幣所有者對各織造業者所熱心探訪到的市場價格去證明。不幸得很，世間上已經有許多麻布織造業者，和我們這位朋友競爭了。』〔同上〕

這種關於商品流通的實例，生動極了。繼後又舉出許多實例，表現出人們對使用價值有着各種各樣的要求。

馬克思選擇這些實例，決不是偶然的，每一實例都用藝術的筆鋒描畫着參加商品流通的人們的特徵。『我們這位麻布織造者，既已使他的兩個金鎊再轉化成聖經，他的商品的生涯，自然是到聖經終結的。但售賣聖經的教徒，却把從麻布織造者手裏得到的兩個金鎊，再轉化成白蘭地酒……』〔同上〕『售賣聖經的教徒希望溫暖溫暖他的身體。』〔同上〕於是又插進一句譏諷話說，『農民已經售賣小麥，所以織者才能售賣麻布；織者

已經售賣麻布，所以教徒才能售賣聖經；教徒已經售賣永生的水，所以酒商才能售賣有生氣的水。」（同上）（譯註）

馬克思又應用很多人格化的實例，透澈譏諷了資產階級的商品物神化的思惟。徹底暴露了商品物神化祕密的馬克思，是用譏諷的表現使商品人格化了，他使商品成了能言語能行動的東西。他把資產階級庸俗理論家們本身所固有的特徵，賦與商品以後，這種譏諷所給人的感觸，是更加敏銳了。商品斯斯文文，禮禮貌貌地出現了。它有着「一排齊齊整整的鈕釦，氣氣派派地滑稽地走着，送着秋波，認識了和自己同一血統的美麗的靈魂。」

「上衣無論用怎樣齊整的鈕釦裝扮起來，麻布終歸是認識它的，知道它也和自己一樣，有着同一血統的美麗的價值靈魂。但假如在麻布看來，價值不是採取上衣的形態，

（譯註）教徒要售賣那「永生的水」（即聖經）同時又要買吃那「有生氣的水」（即酒）。這種幽默極頂的表

現，使人理解了商品流通中的經濟關係以後，同時又使人對社會人情感到一種深切的輕快的諷刺。

那麼上衣也就不能對麻布表現出它的價值來了。」（同上第一章）上衣的美麗的靈魂，是被它那對自己使用價值全不關心的外表所強調了。——在這場合，上衣是一個「活人。」「上衣不論是由裁縫自己去穿，抑或是由他的顧客去穿，它總是被當做一個使用價值去應用的。」（同上）

「商品是戀愛着貨幣的。但「真的戀愛的路，」却不是平坦順暢的。」「價格是商品向貨幣所送的秋波。」（同上第三章）

最後一個特徵，是商品「活起來了，」跳躍了。——在這裏，事物又譏諷地歸結到現實上來了。商品本來是死的東西，商品間的關係，不過是商品所有者間的關係罷了。「商品價值由商品體到貨幣體的跳躍，……是商品的「拚命的飛躍。」假如這種飛躍不成功，受到打擊的不是商品，却是商品所有者。」（同上第三章第二節）

這樣，資本論的辭句，常常是用具象的表現寫作成的，並使這種藝術的具象的表現，賦有人格化的姿態，又常常使這人格化有着幽默的好笑的本質。馬克思的譏諷是有階

級性的，要使階級的敵人受到打擊。人格化的觀察已經很多了，我們對於語言藝術家馬克思這種特殊的典型的表現方法，就此告終吧。

但還有一個有力的表現方法。馬克思在重要的理論敘述中，又常常利用世界文庫的寶典，常常把莎士比亞，歌德，海涅，梭法克列士，荷馬……等在人類認識上蓄積下來的巨大的力，溶化到他的敘述裏面。

馬克思是使世界有名的語言藝術家也來參加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了。這使讀者對他那尖銳的理論的結論，是更容易得到明瞭的印象了。這反而是像莎士比亞，西望提斯，歌德，梭法克列士，愛斯基拉士等大文豪，向讀者解釋馬克思的命題了。世界的天才的創作，把它們的具象的表現給與資本論，這使馬克思的文章對讀者影響的力量是更加強大了。這當中，作用最顯著的，便是馬克思所愛好的莎士比亞。因此我們也就由莎士比亞開始敘述。

第八章 資本論中的莎士比亞歌德及其他

莎士比亞是不常在資本論中露面的。但正因為他不常露面，才使他每一出現的意義更加強大了。他不是舞台上專門撩人發笑的小丑，他扮演的，是一個堂堂的重要的主脚。

莎士比亞是馬克思所最愛好的文學家之一。馬克思常常誦讀他的作品，能透澈了解他的作品。他家裏的人，也同樣愛好莎士比亞。馬克思於一八五六年四月十日給恩格斯信說，『孩子們常常誦讀莎士比亞。』他們對於莎士比亞主人公們的形象熟極了，他們能夠隨隨便便把他和日常生活對比着來回想。他的女兒們常常用莎士比亞主人公的名字給熟人取綽號。馬克思自己也喜歡這一套，他多半只揀喜劇主人公的名字去應用。

特別有趣味的，是馬克思常常應用亨利五世中的佛斯塔弗（Falstaff）這個人物

的形象。馬克思認為佛斯塔弗是「資本主義黎明」期所特有的「人格化了的資本」，是原始蓄積時代所產生的資本家。佛斯塔弗是一個吹牛大家，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者，是爽快的玩耍哥兒，是公然唾棄一切封建思想和宗教僧侶主義的放蕩不羈的人，是馬路上的劫賊同時又是胆小如鼠的懦夫，是為黃金而背叛騎士道的不顧一切的騙子，又是一個嗜好杯中物的醉鬼——這樣一個宿孽不清的佛斯塔弗，完全是原始蓄積時代的典型的人物。封建觀念的碎片，是他那新興布爾喬亞道德的建築材料。佛斯塔弗和人格鬥，看見敵人劈殺過來的時候，就丟下自己寶劍倒在地下，裝出死的樣子去欺瞞敵人，由這種九死一生中保全自己生命，他以為這才是騎士道的最高的道德。掠奪呀，強佔呀，盜劫呀，借錢賴債呀，口是心非地向一切封建聖賢和聖母瑪麗亞呼救呀，賭咒呀，——這一切就是佛斯塔弗的拿手好戲。

莎士比亞眼看着舊的封建世界崩潰了，這使他有些見景傷情的感慨；他又眼看着資產階級世界是跟佛斯塔弗這個好笑的丑腳一道出現了，這也使他憤憤不滿。他描寫

溫左爾尋開心的婦女們，和佛斯塔弗開玩笑，把他埋在裝滿了污穢褲子的簍子裏，丟到惡臭不堪的太姆士河裏。佛斯塔弗被人救起後，給他換上一套又胖又大的神父衣裳，吃了幾個嘴巴。佛斯塔弗是胖得活像一隻啤酒桶了，凸起的大肚皮，使他自己也看不見自己的膝蓋了。繼後，在亨利五世劇本裏描寫的佛斯塔弗，是丟臉地死在傀克萊夫人 (Dame Quickly) 懷抱裏的。但丟臉緊管丟臉，歷史的將來，仍然是屬於他的。不過產業資本的佛斯塔弗是略為瘦削一些罷了。他已經知道怎樣把掠奪過來的東西當做資本去應用了，並且更懂得怎樣計算，怎樣榨取剩餘價值了。

馬克思在他的通信中，把拿破崙三世的代理人浮葛特（這是馬克思在他那有名的小冊子關於浮葛特一書中所暴露所嘲笑的人物）當做佛斯塔弗去稱呼。資本論中也有佛斯塔弗這個脚色，這等以後再說。馬克思在他的通信和資本論以外的各著作中，也常常描寫到佛斯塔弗這樣一種典型的人物。例如在道德的批判和批判的道德這一篇反駁庸俗論者卡爾亨生 (Karl Heinzen) 的論文裏，馬克思嘲笑亨生那種『王政

是苦痛和貧困的主要原因』的主張。他和亨生開玩笑說，美利堅共和國南部各州的奴隸制度，是沒有政治形態地安然存在着的，他們是會跟佛斯塔弗的意見相一致的。『這種議論是像黑莓一樣不值錢的。』

馬克思又常常應用佛斯塔弗以外的人物。他在他的著作路易·朋拿帕特伯呂邁爾第十八天（譯註）一書，敘述裏面的『主人公』說，『他這老奸計猾的荒唐鬼，是在最世俗的意義上把各民族的歷史生活和活動當做喜劇去看的，他以為各民族的歷史生活和活動，都是像戲一樣的假做作，他們那美麗的服裝，詩一樣的言辭，莊重的儀態，都不過是隱蔽着那吝嗇卑俗的假的外裝罷了。例如，在斯特萊斯堡（Strassbourg）的進軍

〔譯註〕伯呂邁爾第十八天（Eighteenth Brumaire）就是一七九九年的十一月九日，拿破崙實行政變的那一天。Brumaire 是法國第一共和政歷的第二個月，從十月二十三日算起，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止。至於馬克思這本小冊子路易·朋拿帕特的伯呂邁爾第十八天，是指拿破崙三世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的政變而言，他把這次政變稱作『伯呂邁爾第十八天的再版。』下面所說的『主人公』就是拿破崙三世。

(一八三六年)當中，正是這種情形，一隻有馴練的瑞士鴿子是扮做拿破崙的鷲鷹腳色的。當他侵入布隆涅 (Boulogne) 的時候，許多英國的僕從都給穿上法國軍裝，做成軍隊的樣子了。最後，又在他的『十二月十日團』裏，他湊集了一萬多的流氓敗類來冒充人民代表，這正像莎士比亞喜劇中木匠史諾哥 (Shakespeare's John) 扮演獅子一樣。這個獅子——在別的地方，也引作同一性質的例證——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中，又被馬克思回憶到了。馬克思批評黑格爾關於行政權的解釋說，『黑格爾觀念的所有契機，是當做莎士比亞喜劇仲夏夜之夢中的獅子那一脚色上演的。這個獅子叫起來說：『我是木匠史諾哥呀！我不是兇猛的真正的獅子！』同樣，所有極端，在這裏，是對立的獅子，是媒介的史諾哥。』

馬克思在道德的批判和批判的道德中，引出阿契力司 (Achilles) 和鐵賽蒂司 (Thersites) 的一大段對白來，勸亨生好好注意莎士比亞特羅亞勒斯和克萊斯達 (Troilus and Cressida) 中描寫的阿乍克司 (Ajax) 那種典型人物。馬克思在一八

六四年也援引過這段對話，因為一八六三年九月，革命黨正在布魯捨爾開大會，想推舉加里波的（Garibaldi）做革命黨領袖，加里波的的却反而和帕莫司東（Palmerston）去聯歡，所以馬克思對加里波的的這種行動非常氣憤。馬克思於是引用莎士比亞鐵賽替同那段對話的最末一句說：『與其像這樣的有勇無識，我甯願變作一只聰明的綿羊身上的蝨子。』——特羅亞勒斯和克萊斯達第三幕第三場。

馬克思有一個有趣味的意見，他認為莎士比亞是具有歷史家的資格的一八六一年，馬克思『當作休息』似地誦讀了羅馬歷史家阿庇安（Appian）用希臘文著作的羅馬內亂，於二月二十七日寫信給恩格思說，阿庇安『是想掘發出內亂的物質上的根源。』這位歷史家斷定說，龐培（Pompey）是一個軍事上的戰略家。馬克思也贊同這種意見，他在下面信中說：『我認為當莎士比亞寫作他的喜劇愛的徒勞（Love's Labour's Lost）的時候，他預先就在觀念上構想成一個龐培性格的人物了。』

大家都知道，恩格思也是莎士比亞的一個偉大的愛好者研究者。例如，恩格思曾在

他初期論文風景（於一八四〇年登載於德國電文報社論中）內說：『不列顛鄉下，到處潛伏着驚人的詩才！諸君會覺得是生活在歡樂的英格蘭的黃金時代，彷彿是看見莎士比亞正擲着一支鳥鎗在樹林裏打野鳥吧！或許諸君會矇矓看見，這鮮綠的草地上，彷彿是在排演莎士比亞的令人入神的喜劇吧！因為不論是任何地方的演出——意大利的演出也好，法蘭西的演出也好，納維爾（Navarre）的演出也好——他那劇中的一舉一動，常常在我們眼前活現着一個「歡樂的英格蘭」（Merry England）一個民風純樸的英格蘭，那是擺架子的學究先生們的故鄉的英格蘭，那也是風韻動人的奇異女郎的故鄉的英格蘭。諸君在每一個劇曲裏似乎都會覺到，只有英吉利天空下面才會發生這種故事吧。譬如說，仲夏夜之夢這個喜劇吧，它那登場人物的性格，會使你感覺到一種強烈的南部氣候對他們的影響，正像你會在羅蜜歐與朱麗葉中感覺到的一樣。』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信中勸馬克思讀一讀歐孔諾爾（O'Connell）的一篇論文，他說那篇文章會使人想起莎士比亞來。

在科學著作中利用世界文學中的具象的藝術表現，是極費匠心的。假如我們研究莎士比亞在資本論中出現的姿態和場合，我們就會知道，在經濟學前後文章語氣中，莎士比亞人物的出現，是有着重要意義的。

在資本論中最先出現的莎士比亞的人物，是喜劇中的人物。那就

佛克萊寡婦，她是在論價值的第一章裏出現的。大家知道，佛克萊夫人是一個喜歡喝酒的酒店女老板，是一個極會享樂，極會過日子的寡婦。佛克萊夫人是莎士比亞作品裏面的火熱脚色。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第一部）以及溫左爾尋开心的婦女們幾篇裏，都有她的戲。她是一個有名的鋼直人，女諸葛，吹牛大家，她又是一個無恥的賤婦，特別熟於貨幣的買賣，只要有錢，隨便什麼，她都肯幹。

佛克萊夫人在資本論第一章商品分析中出現了，馬克思討論價值實體的時候結論說，『商品的價值實體，與商品體的感性的粗糙的實體，正相反對，它沒有包含着一個自然物質的原子。』這是一個有名的極重要的結論，也是一個極難懂的結論，所以馬克

思先用有趣味的話引導讀者說：『商品的價值實體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是無法找到它的。這是它和佛克萊夫人不同的地方。商品的價值與商品體的感性的粗糙的實體，正相反對，它沒有包含着一個自然物質的原子。』（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三節）價值的實體，是非物質的東西；反之，佛克萊夫人則是最物質不過的女人。這個活躍的女人，人人都知道：第一，可以在倫敦『豬頭酒店』找到她；第二，凡是佛斯塔弗在的地方，她都在。『啊！好呀！等到碗豆包莢的時候，我們已經整整認識二十九年了。不過，你是一天天更誠實，更有真心眼兒（用眼睛送着秋波）的人了。——好吧！再會吧！』（莎士比亞亨利四世第二部）

資本論第一章『商品』是以分析商品形態這一極重要的契機——即，商品物質屬性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關係的問題——作結束的。恰像莎士比亞在這個說明中又當場出現似的。——『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化學家，曾在珠寶或金剛石內，發現過交換價值。那些自命有批判能力，自認已在經濟學上發現這個化學實體的人，却發現說，『物的使用價值，和物的物質屬性無關；反之，物的價值，則屬於物自體。』物的使用價值。

沒有交換，也能由物與人直接發生關係而實現；反之，物的價值，却必須由一種社會過程中，即由交換中，才能實現。——這個情形，又作了他們見解的證明。於此，我們不禁想起，篤格柏勒（Dogberry）向夜巡查希考爾（Seacal）說的話：「成爲一個富厚的人，那是境遇的造化；讀與寫的工夫，却是天生成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末段）

這是無故驚擾（Much ado about Nothing）這一場喜劇中，對夜巡查的一段談話，這是莎士比亞喜劇中效果最好的一個場面。這段談話，在全劇結構上，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剛好在這段談話以前，一個緊張的悲劇的場面才算告了終：董·約翰（Don

John）到李歐納透（Leonato）房裏，告訴克勞第司（Claudio）說，他的未婚妻許樂（Hero），是一個品行不正的女子。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捏造的消息，但却成了這個喜劇主題發展中的樞軸。李歐納透絕望後，董·約翰又向他證明說，這個可怕的消息是千真萬確的。以後，便轉入第三幕第三場這一喜劇了。老好人篤格柏勒在那裏忠告夜巡查，要他們遇見盜賊的時候，最好是不管閒事。他說，總而言之，做夜巡查的，本來是可以不

管任何閒事的，假如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只叫一聲『誰呀！』的忠告一下，就可以了。

馬克思引用篤格柏勒向夜巡查希考爾說的話：『成爲一個富厚的人，那是境遇的造化；讀與寫的功夫，却是天生成的。』這便是上述談話中的一段。結尾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說：『不要太賣力啊！』

馬克思在第三章『商品和貨幣』中，又借重莎士比亞去說明他的價值學說。他在這裏是引用莎士比亞說明關於貨幣在某一歷史發展時期上的意義這一極重要的命題的。他說：『商品流通推廣以後，貨幣的權力也就跟着增加了。貨幣成了隨時可以利用的，具有絕對的社會形態的，富的權力。』金是一個令人驚嘆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能支配他所欲的一切。有了金，要把靈魂送到天堂，也是可以做到的。』（哥倫布自牙沫加寄發，信一五〇三年）……一切都是可以賣可以買的。流通變成了一個社會的大煉金爐。一切都要拋到裏面去，俾能化成貨幣的結晶再出來。』（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

說明這個思想的，便是莎士比亞與人替芒這一有名的悲劇了，這是莎士比亞的

一篇哲學作品這幕悲劇所討論的便是黃金對人的支配權力。靠勃利治（Ootonic）和席勒（Schiller）都特別愛好這本悲劇，他們認爲這很適合德國，很有在德國舞台上演的必要。第四幕第三場，莎士比亞把那段關於黃金權力的有名的獨白，藉雅典人替芒的嘴裏說了出來。當替芒富裕的時候，揮金如土，朋友和鄰舍們都得到不少好處；但在他錢財耗盡以後，他們就譏刺他不理睬他了。替芒恨死雅典人，把他脚上的雅典塵土揩得乾乾淨淨，一個人躲到沒有人的森林裏，一個人在海邊彷徨。他餓的時候，就掘食樹根，不料突然掘到一窖藏金，他吃了一驚：『這是什麼東西呀！』繼後才自言自語地唱出了馬

克思所引用的那一段獨自說：

「金黃的，閃眼的，寶貴的金！」

有了它，黑的會變白，醜的會變美；

邪的會變正，賤的會變貴；

老的會變少，怯的會變勇；

……神啊這是爲什麼爲什麼

它可以引走你身邊的牧師和僕人；

它會抽去逞強的壯漢頭下的枕頭。

這個黃色的奴隸，

會彌縫宗教，打破宗教；

會向被咀咒者祝福；

會使白癩變成高人雅士；

會使盜賊封官進爵，接受跪拜，受人頌揚，

使他和元老院議員同列並座。

它使悲泣絕望的寡婦再嫁。

……哼，你這個該死的東西，

你這個人類共同的娼婦！〔同上第二卷第三章註九二〕

其次，馬克思在說明剩餘價值的起源，說明資本主義下工資掠奪的本質以後，又在勞動日那章裏而說明童工被榨取的時候，引用了莎士比亞。按照英國一八四四年頒佈的法律條文來說，資本家是可以使八歲到十三歲的兒童工人當做成年工人去勞動的。無產階級曾抗議過這種剝削，『資本』却回答說：

『我的行為並不非分，

我要求我的權利，我要求履行合同！』——同上第八章六節。

這是威尼思商人裏面薛樂克(Shyllock)所說的話。大家知道，假如安東牛不能賠還他向這個猶太商人薛樂克所借的債款的時候，薛樂克就可以依照合同，由安東牛心眼里割取一磅肉。馬克思在這裏引用的話，便是當審判官波西亞諭令債權者薛樂克，要他有一點對人的憐恤心以後的薛樂克的回答。

『波西亞——我說這麼多的話，是希望你寬讓寬讓。你要是一點都不肯寬讓的話，

威尼斯的法庭素來是嚴正不苟的，那就非把那位無理可據的商人判罰

不可了。

薛樂克——我的行爲並不非分，我要求我的權利，我要求履行合同！

接着就是一個非常緊張的法庭場面。審判官知道無法使薛樂克讓步以後，於是假扮法官的波西亞就宣判了：

「波西亞——那麼是不行了。向安東生準備心眼給他割吧！」

薛樂克——啊！法官大人呀！你多公明正大呀！你多年青英俊呀！你真偉大呀！

波西亞——這沒有什麼，合同上既然說好這樣處罰，法律的意義和目的，也正是
要使這種處罰得到保障！

薛樂克——對呀！對呀！青天呀！外貌年青，判事老練無私的青天呀！

波西亞——（向安東生）把心口敞開！

薛樂克——對呀！「心眼呀！合同上是這樣說的：「由心眼兒上」呀！（威尼斯商人）

馬克思在繼續敘述童工被榨取的狀況內，又引用薛樂克在上面說過的話說：「資

本的鷹眼，又發覺了，一八四四年法律雖規定在午前勞動五小時，至少須有三

休息，但關於午後的勞動，却沒有同樣的規定。所以，資本不但可以使八歲的童工，從午後兩點鐘不間斷地工作到八點半，並且使他們必須在這時間內忍飢挨餓地工作下去！

「對呀！心眼呀！合同上是這樣說的。」

一八四四年法律約束兒童的勞動，也約束「少年人和婦人」的勞動。在該法律約束兒童勞動的限度內，工廠主是像薛樂克一樣固執法律條文的；但在該法律約束「少年人和婦人」的限度內，他們就發起公然的反抗了。『同上第八章』

馬克思所愛好的另外一個詩人——哥德，也在資本論中出現了。他是在討論商品的第一章裏露面的。但馬克思由莎士比亞中所引用的多半是他那活現的人物，由哥德中所引用的，多半是他們已融化在他詩裏的哲理。這是很有趣味的一個事實。馬克思批判小資產階級想除去「不能直接交換的商品形態上的缺陷」這種努力說，『蒲魯東的社會主義，便是這種庸俗的空想之演出。我曾在別處說過，這種社會主義，簡直沒有一點

獨創的功績。在他之前許久，就有格雷（Gray）布雷（Bry）等人，把這種工作嘗試過了。嘗試的成績也更好得多。但雖如此，這種思想見解，直到現在，還在某種範圍內，在「科學」的名義下，極為繁榮。沒有別的學派，還比蒲魯東學派，更愚弄「科學」這個名詞了。因為，

「在沒有概念的地方，

一個字，就在適當的時候，弄出頭來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節註二四）

浮士德這句話，把蒲魯東學派的特徵，表現得極恰當。浮士德在第二章交換過程內，又出現了，他說「先是實行。」（同上第二章）（所以商品所有者在他們思惟以前，就實行了。）

馬克思在原始蓄積那一章裏，批判丘愛爾（Thiers）對社會主義的攻擊說：「當所有權成爲問題的時候，主張「兒童故事讀物，爲一切年齡，一切發展階段的人的適當讀物，」就成爲神聖的義務了。」（同上第二十四節）馬克思在這裏下了一個註解，當中

引用哥德的話說，「哥德用下面一段『教義問答』憤激地嘲笑這種態度說：

教師：——孩子，你想想看，我這些財產，是由哪裏來的？你自己不會由自己得到任

何東西罷。

孩子：——是呀，我不論什麼東西，都是由父親那裏得來的。

教師：——父親，不錯；但父親又是由哪裏得來的呢？

孩子：——從祖父那裏。

教師：——唔，但祖父又從哪裏得來呢？

孩子：——祖父是自己得來的。『同上』

恩格思在他初期論文『詩和散文裏面的德國社會主義』中，也引用過哥德這一段對話。馬克思研究『剩餘價值資本化』的時候，他指出資本的致富衝動和享樂慾望間的矛盾說：『古典型的資本家，儘管把個人的消費，看做違背自己「神聖」職份的罪惡，看做蓄積的「抑制」；但近代化的資本家，却是把蓄積看做享樂衝動之「節制」的。』

「啊！在他胸中窟藏着兩個分道揚鑣的心靈！」（同上第二十二章第三節）最後一句話，是由哥德的浮士德上引來的。

此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世界文學巨匠的例子，是很多很多的。他引用着西望提斯（Corusates）的唐·吉珂德，但丁的神曲，莫利哀以及他所愛好的海涅。他又引用着索佛克利斯（Sophocles），荷馬，埃斯基拉斯（Aeschylus），荷拉士（Horace）等古代作家，他還知道他們的原文。他也常常利用古來的諺語和傳說等民間藝術。如「哈麥林的捕鼠專家」（同上第二十三章）這一傳說，便是一例。

馬克思引用索佛克利斯也和引用莎士比亞一樣。馬克思不單只把他看做文學家，而且還把他看做那一時代的歷史上的證人。他的話，不單只說明了下面的命題，而且還是擁護這個命題的鐵證。

「但貨幣也只是商品，一種可以成爲任何人所私有的外界物。因此，社會的權力，就成爲私人可以私有的權力了。因此，古代社會常常非難它，說它是一切經濟秩序和道德

秩序的破壞者。」（同上第三章第三節）

馬克思在註解內引用索佛克利斯的安替哥尼（*Antigone*）裏面的一節，做爲上述命題的例證如下：

「在世界流行的罪惡中，

錢是最大的一種；

它破壞都市，把人從家裏趕出；

它改變人的本性，使人爲非作歹，

純潔的心，被變成無恥的惡。

它會使人厚顏無恥，

做各種褻瀆神的事情。」

悲劇作家埃斯基拉斯創作中的偉大人物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是在充滿了階級憤怒的第二十三章「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法則」內出現了。資本掌握中的勞動

者，正像被火神赫芬塔斯用楔釘在石上的普羅米修斯一樣。——「使產業預備軍或相對過剩人口常常與蓄積的範圍和能力相均衡的法則，又把勞動者鎖在資本上面，這比火神赫芬塔斯用楔子把巨神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還要堅牢得多。這種法則，產生資本的蓄積，也以同一比例蓄積了貧困。所以，在社會的這一極，有財富的蓄積，同時，在相反的那一極，（即，在資本形態上生產其生產物的階級，）則有窮困，勞動痛苦，奴隸狀態，無知，兇暴，及道德墮落等等的蓄積。」（同上第二十三章第四節）

荷馬及其詩中人物，是在『勞動日』那一章內出現的。資本主義蓄積的犧牲者，就像活人一樣站在馬克思面前。——他們是由日報中，由傳說中，由六十年代歐洲資本主義的悲慘黑暗的實生活中來的。當馬克思寫作這一章的時候，他們的影像已明明白白幻現在馬克思面前了，他們由馬克思眼前走過，他們脅下挾着藍皮書，書裏記載着資本主義如何發展，如何押解他們去送死。——「看啊！押解到我們這裏來，從事種種工作的老少男女的勞動者羣，比押解到奧狄塞（Odysseus）去殺頭的囚犯們的靈魂，是更不如了。」

不必翻看他們（勞動者羣）脅下挾着的藍皮書。就知道他們是爲了過度的勞動而煩惱的。……」（同上第八章）這是由荷馬引來的恰當的妙喻。讀後令人有鬼氣逼人的感觸。馬克思曾在這不遠以前說：『假如但丁現身在這個工廠裏，他就會發現，他所描寫的最殘酷的地獄，也沒有比這種情形可怕。』（同上）

最後，我們常常在資本論極複雜錯縱的理論結論中，看見一些很熟習的人物。例如，當討論到『社會經濟組織歷史過程中的一定的意識形態這一上層構造，是和一定的社會關係聯繫着的』這個唯物史觀上的問題的時候，馬克思引用唐·吉訶德說：『唐·吉訶德也因為誤認浮浪的騎士，能夠同樣見容於各種社會的經濟形態，所以不免要吃這種妄想的虧。』（同上第一篇註三三）馬克思又在第二十三章內，用唐·吉訶德的忠實的僕從桑柯·彭沙（Soncho Panza）去譏諷地比喻資本的忠實僕從布爾喬亞經濟學家說：『例如在殖民地的場合，一旦有相反的情形，妨礙產業預備軍的形成，妨礙勞動者階級絕對僕從資本家階級時，資本及其平凡的桑柯·彭沙就馬上會背叛那「神聖」

的供求法則，而且要用強制手段來阻止它的發展了。」（同上第二十三章第三節）

第九章 當做一個完整藝術品看的資本論

當着手研究資本論的藝術構造時，須把構成這本書的藝術諸要素結合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

第一卷是資本論全體的有機的一部份，它有極純熟極完整的內容，它那構造上的藝術的性質，可以當做一個獨立的主題去研究。

馬克思這部著作的構造，其內部建築學，是他辯證法研究範圍裏面的一部份。就是說，資本論要怎樣分類？要怎樣使各部份在內體上聯繫着？要怎樣把根本概念順序展開？等等，都是這個範圍裏面所要研究的問題。但要研究這一類主題的人，不一定都能注意這種建築工程上的可驚的輕快，嚴整，和完美。那是具有藝術特徵的要素，我們以下就單單討論這種要素吧。

緊密，嚴整，統一的第一卷，是一個完美的整體，是德國人所謂的 *einzelne Guss*。剝削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山發生，開花，到崩潰的基礎。馬克思在這種思想上綜合了一切。

列寧說：

『馬克思指示我們社會經濟的商品組織怎樣發展？怎樣轉化成資本主義的組織？怎樣（在生產關係範圍內）產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組織怎樣使社會勞動的生產發達？又怎樣同時產生和資本主義組織根本矛盾的要素？馬克思這些說明，便是資本論的骨幹。』誰是人民之友？

不把握，吸收，和理解第一卷這種變革精神的人，就不能理解第一卷。資本論在這基礎上使它的整個構造充滿了燃燒一樣的緊張的熱情，成爲一個完美嚴整的藝術品。沒有偏見，不一定是沒有熱情的表現。客觀主義仍然淹埋不了馬克思的憤激的權利。憤激和革命的熱情，貫串着第一章到第末章，這是使第一卷具有完整統一性的綜合的要素。整部資本論都是鬪爭的。經濟學批判是資本論的副名，這暗示着它和資產階級世界的

鬭爭。資本論的目的，不單是要建立新體系的基礎，而且要破壞舊體系，要斬絕資產階級世界的似是而非的科學的辯護。馬克思不急於得出結論，但他知道怎樣才能到達完美的結論。他由理論上的必然性誘導讀者達到這個結論。他最初是解說，然後才證明。馬克思是胸有成竹，循循善誘，他使讀者在結論以前就能預先在自己頭腦中結論到了。馬克思使自己的思惟和讀者的思惟結合起來；讀者就像大船拖帶的小船一樣，大船前進，小船也前進。

一、本著作的構造，是要經過著者深思熟慮，得出該書全體系統結論，立定主旨，然後才能完成。每一章的主題，每一部份和另一部份的相互關係，都是由根本結論上決定的。著者須在敘述過程的最後才達到結論，但端初的形態，也是先由這個結論決定的。讀者雖不知道這個結論，著者在寫作以前就有這個結論了。著者的構想，是由結論到端初；讀者的次序，則是由端初到終結。研究者的思想，須經過迂迴曲折的途徑，才到結論；這個途程有使他常常迷誤的可能。但當敘述自己研究收獲的時候，每一個作家不一定都把這種

創造途中所有的迂迴曲折描寫出來，他寧可使讀者自己由敘述中去體會他的見解和結論的發展。要使讀者具有共同創作的可能性。所以著者雖已預先知道其根本結論，但在開始敘述時，仍須像不知道其根本結論的讀者一樣。但著者預先在頭腦中立定的結論，須是決定諸現象的最初的標準。考察順次前進，漸漸接近結論，這樣，讀者才容易在這種藝術地構成的著作中，體驗到像自己創作一樣的喜躍，感覺到自己的思想，正是著者的思想。馬克思便是這種手法的名家。

資本論由第一頁以來，就表現着這種作風了。馬克思根本志向上的諸要素，已經由劈頭一句話內表現着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支配着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爲一龐大的商品堆集。』在這個最初命題中包含着的諸現象，便是按照根本思想上的標準選擇的。銳利的解剖刀，劃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歷史的限界。各部份中都表現着一種能使讀者與著者同樣體驗到創造過程的手法。第一卷的根本思想，已如上述，是剝削的發展及其毀滅。剝削的問題，（資本家階級佔有勞動者勞動的問題，）滲透着第一

卷全體。馬克思用社會的內容去充實一切經濟的範疇。馬克思越靠近第一卷的理論中心（即剩餘價值的本質——剝削的『祕密』的發展），他的話就越越氣憤了，敘述也就越緊張了，這是值得注意的。具象的表現（熱情之強烈的反應方式），使場面收到了最大的劇一樣的緊張。馬克思抑制着自己，不使這些範疇的『發現』即刻顯現出來，但研究一經達到結論時，他就使敘述人格化，使這個敘述中顯現着藝術家馬克思的姿態。這樣，資本家和勞動者，是像藝術創造的活的人格在舞台上出現了。

列甯說：『這位德國經濟學家的著作，是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當做一個活的有機體去解剖的，他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是階級的對立，並且說明了這種矛盾在社會實生活上所有的反應。這便是資本論得到極大成功的原因。』（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四致恩格斯信）由此說來，沒有藝術的天才，是決不能把社會組織當做活的有機體去表現的。馬克思的主要的登場人物，是資本家和勞動者。勞動者是資本論中最主要的『主人公』。他們不是一開場就忽然出現的。讀者等待勞動者出現的心情就像

戲園裏等待名脚上台那樣的緊張。馬克思在開卷第一頁就用下面的話引動讀者說：

『商品最先……是外界的對象，是物。』

是物呀……商品這一範疇中已賦有社會的內容了。讀者會感覺到，物的背後顯現着活的人們，顯現着相對立的階級。以後，商品是被擺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商品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是辯證法地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這兩個登場人物的出演姿態，便是一件上衣和十碼麻布。兩者像活人一樣走了出來，互相交換，互相轉化，使讀者大有錯縱變幻，目不暇給之感。但不久就了然了。總體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出演了，上衣忽然和二十碼麻布交換了，這使麻布大感不平。

但這裏主題所涉及的範圍還不多。著者領前，讀者跟後，一步一步，往理論階級上前進了。限界要細心劃分。例如第一篇註十五內說：『工資這個範疇在我們說明的這個階段，還是沒有存在的。』（第一卷）據馬克思自己說，他在這章已『使辯證法出現』已盡量把以後結論中所必要的根本命題，介紹給讀者了。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我在第一

卷第一章內特別強調了勞動的二重性，這是我這部著作（即資本論）最好的地方。要有了這兩重性質，勞動才表現為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整個理論都是由勞動二重性上出發的。）『恩全集』

其次是商品物神化的問題，這是第一章末尾討論的問題。不分析商品價值的實體，就不能暴露這個問題的內容。商品物神化的地方，人和人的社會關係，是被物和物的對象所隱蔽了。讀者必須注意馬克思在以前指出的許多前提，然後才能理解這個思想，才能理解物神化的秘密……『商品的價值實體，與商品的感性的粗糙的實體，正相反對，它不包含一個自然的物質的原子。』『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三節，若不由這個思想出發，我們就不能揭破商品物神化的秘密。因為『商品價值的實體，是捉摸不到的，不像佛克萊夫人是可以找到的。』』『同上』

在第一章末尾，就像簽名那樣，表現出了莎士比亞的，年青時代的莎士比亞的側像。價值要在交換中，即社會過程中，才能實現出來。但近視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以為使

用價值，和商品的自然的物質無關；反之，交換價值，則是商品的內在的屬性。篤格柏里親切地教導夜巡查希考爾說：『成爲一個富厚的人，那是境遇的造化；讀與寫的工夫，却是天生成的。』（同上末節）

兩個主腳——勞動者和佔有勞動的人——快要出演了。讀者可以從舞台背後聽見他們的足音了吧。他們快要上台了。越走越近的輕微的足音，那時候，將使嘈雜喧嘩的騷音，變成激烈的鬪爭的狂潮和憤怒。這個場面是不能忽然出現的。讀者還沒有看完貨幣（交換分析的最終階段的貨幣）當交換諸前提的分析排演以後，我們就看到交換過程本身了。貨幣是一種價值，它擔任着一般等價物的任務。於是最初第一句簡短而談諧的台詞開場了：『商品是不能自己上市場去，自己互相交換的。』這便是馬克思在文體上喜歡應用的一個實例。他總是把明白的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當做談諧的笑料去處理的。由這種自明的事實出發，歸着點一定要走到一種和庸俗經濟學學說相衝突的，理論上的，必然的結論。這種實例，可以在第五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內看到。例

且是按照庸俗經濟學一切法則去行動的交換。正因為這樣，馬克思才找到了它那談諧的材料。貓要給捉到的老鼠開開心，馬克思要讓資本家們盡量發揮。我們看到產生『黃金的蛋』的種種說明。並且沒有勞動者，却有熱辣的諷刺。他們想丟開勞動者去找說明。資本家想這樣說明嗎？請看吧！剩餘價值是否由流通過程內發生的呢？但若等價物互相交換時，『誰都知道，他從流通界取出的價值，是不會比投入流通界的價值更大的。』

〔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在價值以下去尋求商品，這不是購買者的特權嗎？『無須考慮購買者自己是否會成爲售賣者，因為他在成爲購買者以前，已經成爲售賣者了。』〔同上〕我們不能假定出一個沒有生產只有消費的階級。馬克思很柔和地說，只有幻想才能這樣的假定。利潤自然可以由自己錢袋中支付出來，但……這『決不是致富的適當的方法。』〔同上〕這是欺瞞不了的。從前兌換古錢的猶太人可以用安娜女皇時代的古錢一法新格（約我國一分）——譯者）賣得一基諾（約我國十元）——譯者）這是自然的，但能說這會使一國所存儲的貴金屬的數

量增加嗎？製造業家，兌換商人，高利貸者和商人都是空自擾攘的。一切都是無益的。『一國的資本家階級全體，不能由他們自己全體自己瞞着自己地取得利益。』特·托拉西是法國學士院的一個專員，也許正因為他是一個專員，所以才和我們的見解不同。馬克思對這些專員們說：『總之，無論怎樣轉灣折角，事實終歸是事實。』同上』

讀者所希望的是緊張。眼前現出一個謎，不久就會消散的。這個謎作成下面的神密的公式，那便是……『因此，資本沒有由流通發生的可能，但也同樣沒有離開流通而發生的可能。它必須在流通中發生，又必須不在流通中發生。』同上』於是——馬克思引出一句話說：『*His Rhodys, his salt!*』〔譯註〕這裏是一個插曲，接着就轉到第二個場面……主要的登場人物就要出台露面了。

他在臨出演前，還有數分鐘的準備。期待是太緊張了，好戲也就要開演了！在 Ω 中，這個流通形態中， W 之後是增大的 G （即 G' ），只有商品才能使 G 增大，這是很

〔譯註〕——『這裏是羅得島，就在這裏跳舞吧！』這句話的意義是說，『既然知道，就說說看吧！』

明白的。但這個特殊的商品具有一種極奇妙的性質，那便是創造商品的商品。——在市場上「有一種商品，其使用價值，有一種特殊的性質，可以成爲價值的源泉。」（同上）「貨幣所有者就在市場上把這種特殊的商品發現了，那就是勞動能力或勞動力。」（同上）

於是勞動者出賣了。他和資本家在市場上碰見了。這種碰見不過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特徵罷了。那是資本主義生產樣式所獨有的特徵。勞動者，在二重意義上說，必須是「自由的。」第一、他必須當作自由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第二、他沒有別種可以出賣的商品；就是說，他自由得沒有現實他的勞動力所必要的一切東西。」

（同上第三篇）

馬克思在這一章的「自由」二字上，表現着極多的熱辣的談諧。各行裏都感到一種抑壓着的憤激。最初，憤激是藏在內心裏面的。——對這特殊商品「勞動力」的分析所投射出去的注意力是很冷靜的。勞動力的價值，是比勞動力創造出來的價值更小的，這是結論的核心。這就是剝削（即佔有別人勞動）具有可能性的基礎。還有一個結論，在理

論上好像也很冷靜，但却充滿了熱辣的譏笑——資本家對勞動力是先使用後付錢的，因此勞動者借給資本家的是信用放款。現在我們是在喧喧擾擾的市場上了。但剩餘價值的生產，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却不是市場上的行爲。市場上的行爲，不過是『等價物』的交換，勞動力的購買罷了。

「我們且離開這任何事情都在衆目昭彰的情形下進行的，喧嘩擾攘的地帶，而跟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到靜悄悄的生產場所去。那裏大門上掛着「公事重地，閒人免進」的虎頭牌子。可以在那裏看見資本的生產。」——同上——那裏，創造剩餘價值的祕密，是會在我們眼前暴露出來的。

在理論上，這一篇的主題是由此告終的。但馬克思壓制不了他胸中湧冒上來的憤激。因為馬克思已經知道了讀者還不知道的結論，所以才爆發出了那滿腔按壓不住的熱烈的情緒，成爲他的創造過程的基礎。他知道將來的必然的結果，所以他才能說出結果以前的一切的東西。他的根本結論，是他選擇諸現象時候的標準，也是他在創造過程

上所不斷地注意的中心。這個做爲標準去選擇現象的結論，還不是固定了的最後的結論。

馬克思到市場去了，他又用充滿了憤激的諛諧的言詞說：——『勞動力的買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價值領域內進行的。這個領域，實際上是天賦人權的真正的樂園。在那裏行使支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Bentham）。自由！因為這種商品（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都只聽命於自由意志……平等！因為他們彼此都是以商品所有者的資格互相發生關係，以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是處分自己所有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的利益。使他們結合的惟一的力，是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的特殊利益，他們的私利。每一個人也只顧自己，不顧別人。但就因此，每一個人都按照事物之預定的調和，或按照全能的神的指導，只爲互相的利益，爲共同的福利，爲全體的利益，而工作。』

〔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末節〕

這是一個馬克思在創作表現上戲劇化了的顯著的實例。他用尖銳的寫劇本一樣

的筆鋒，描畫出兩個人格的相互作用，由此達到所預期的結論（但還沒有論到剝削的本質，這要在下一章才開始論到）成了這一章思想上的極頂的談諧和憤激。馬克思是使結論戲劇化了，劇中人物的姿態是極談諧有趣的。——『……我們看到劇中人物的形像開始有些變動了。原來的貨幣所有者，現今變成了資本家，他昂首走在前頭；勞動力所有者，則變成他的勞動者，跟在他後頭。一個是笑咪咪，雄心於事樂；一個却畏縮不前，好像是把自已的皮運到市場去，沒有什麼期待，只期待着刮似的。』〔同上末段〕

現在讀者的注意雖不緊張，但很集中。讀者不斷地吸收着所有的結論和暴露了的『秘密』，但還不能就此滿足。馬克思使最戲劇化的契機按排在各篇末段結論中，這是值得注意的——這也是當然的。各篇開始都很平靜。第三篇，第四篇到第五篇的前後聯絡，極為緊密。這裏最重要，的是當中一篇，它節制着前後二篇。關於產生剩餘價值的結論，已在第二篇末尾的憤激的敘述中，熱情無比地預示着了。產生剩餘價值的諸前提，在理論上可以說是一定的，因為勞動力的價值，可以證明，是比勞動力生產出來的價值更小

的。現在我們要問，這兩個價值在存在上的相互關係是怎樣？並且是什麼呢？對他人勞動的佔有，在歷史上是怎樣發達的呢？決定剩餘價值量的東西，又是什麼呢？解答這些問題的便是第三篇『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第四篇『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和第五篇『絕對的和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

這三篇的色調是漸次加強的。

最後的第五篇和最初的第三篇是分析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不論這個過程的具體的形態是怎樣，也不論是在什麼時代，勞動常有三個要素——勞動手段，勞動對象，和勞動的人。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最重要技術優位說，是建立在下述基礎上的——

『劃分經濟時期的事情，不是作了什麼，而是怎樣作，換言之，是用什麼勞動手段去作。』

〔同上第五章第一節〕自然材料和生產物，整隊整隊地由諸君面前通過了。原料是賦有特殊
的辯證法了。——『一種使用價值（勞動過程的生產物）可以當作生產手段，加入勞動
過程中去。』〔同上〕『同一生產物，可以在同一勞動過程中，兼作勞動手段和原料。』兩者

當間，並沒有固定的限界。我們只看見物所特有的『生活』，只看見使物有用途有內容的各種條件間的鬥爭，只看見運動的過程，只看見自然材料在性質上之無限的各種各樣的顯現。由技巧生產出來的生產物，看不出有一點過去勞動的痕跡。機智閃現了，——『勞動過程中的生產手段，是因為它自身有了缺點，才時常暴露出它是過去勞動的生產物。鈍刀叫用刀者時時想起它的製造者 A。斷絲叫縫者時時想起它的紡績者 B。』同上

這都是思惟過程中產生巧妙言詞的明白的例子。文章既簡短又明瞭。資本論第一卷中簡鍊的文章用得最多。這是資本論的特色。福祿貝爾有一句名言，他說，文章的長短，應以人類呼吸的自然長度為標準。馬克思便是如此。——『不參加勞動過程的機械，是無用的。不僅如此，它還會在自然物質代謝的破壞力下解體。鐵會生銹，木會腐朽。不織也不編的紗，會成為廢棉。』同上馬克思說到勞動的時候，他的話是更有力了，他常常發揮出了他那特殊的具象的表現。『活的勞動把握住這些物，由死夢中喚醒這些物。活的勞動，要使可能的使用價值，變成現實的能動的使用價值。這些物品，被勞動的火舌所舐食，

被當作勞動的化體而佔有，且在勞動過程中，使它擔任和它自身概念及職分最相適合的機能時，即是在事實上被消費掉，在適合一定目的的狀況下被消費掉。」（同上）

第五章第二節以後，是以秩序整然的，明瞭的戲劇化的筆調開始的。這和上面的敘述是聯貫一氣的。馬克思時常提到那供他嘲笑的犧牲品（『我們的』人格化了的資本家）他說，『我們且回頭來講講，我們這位還在形成中的資本家吧！』我們面前又現出了『我們的』資本家和勞動者了。『我們和他訣別的時候，他已在商品市場上購買到勞動過程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即物質的要素——生產手段；和人的要素——勞動力）了。他已用目空一切的專家的眼光，選擇好他那特殊事業（如紡織業，皮鞋製造業等等事業）上必須應用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力了。』（同上）

其次便是價值增殖過程。這一節的根本主題，證明了，剩餘價值是無報酬的勞動。這個證明展開了一聯的場面，把資本家的極細微的變化，都戲劇一樣表現出來了。資本家和他那『生產金蛋的母雞』（即生產剩餘價值的價值）面對着面，但現在已不是市場

裏面的行動，現在是在生產中行動了。產生利潤的可能範圍在說明上，已經是夠狹窄了；它只有一個來源——那就是無報酬的勞動。對其他來源的探討，越表現得戲劇化，我們也越發明瞭，它是沒有再多的來源了。因此馬克思談諸地說：——「……皮鞋，從某一種意義說，雖說是社會進步的基礎，我們的資本家雖說是斷然的進步主義者，但他決不是爲他自己製造皮鞋。在商品生產上，使用價值決不是生產者自己所屬意的東西。」——同上

同上第五章第二節。由此以下，又繼續出現了好幾個場面。

最初，資本家臉上浮現了一層奸狡的微笑。他已滿意地選擇好了他的材料和勞動力了。他是正直的極有道德的人，而且又是進步主義者。他的道德條律中有一項是債務的支付。因此，他造好一組商品以後，他就要計劃着老老實實地支付他一切的生產費用了。假如這種商品是紗。紗有三種主要的價值：由生產手段附加進去的價值，原料所有的價值，和由勞動力產生出來的價值。這要正確計算出來，以便履行支付。但事情不對了！『生產物的價值，等於墊支的資本的價值……』——我們的資本家愕然了！——同上。

第二場。我們的資本家似乎是精通庸俗經濟學的。他說，他把貨幣墊支出去的時候，本打算從此得到更多的貨幣。他想起朗格的話：『到地獄的路，已經用種種善良的意圖舖好了。』他覺得，不從事生產，也可以有賺取貨幣的意圖。『他於是威嚇我們，說他今後不致再撲空了。他將來不再自己製造商品了，他要在市場上購買現成商品了。』（同上）

（正確點說，實際上，他在最初是狼狽，其次却是威嚇了——他不得不勉強隱忍，保持自己名譽。）

第三場。以後究竟怎樣呢？資本家憂鬱了。毫不生產，固然可以在市場上購買，但若人如此，利潤仍不易尋……資本家是被偉大的社會使命所淘醉了。他同輩的所有資本家們是不是會同樣中止了他們的生產呢？……若如此，他又到那裏去找商品呢？貨幣是吃不得的。於是他又答辯了。他叫我們想想他的節慾。他可以把十五先令花掉。但他不這樣做，却把它用在生產的消費上，由此造出棉紗來。這樣說，他已不必後悔，他已有棉紗作報酬了。『同上』這種心理過程的描寫，一步追一步，正確極了。初而是狼狽，其次是威嚇，

繼而是答辯……

但馬克思也極執拗，他拿鐵的事實去撞資本家的鼻子說，節慾是毫無所得的。因為「由生產過程出來的生產物的價值，恰好與投入生產過程內各種商品的價值總和相等。所以，他應該以「德的報酬即是德」這一句話，來安慰自己。」（同上）

第四場開始了。資本家的演出更是厚臉無恥了。（他說明，他爭辯，但他心裏是一步比一步更焦急了。）……「棉紗對於他是無用的。他生產它，僅因為要售賣它。好，售賣好了，或者採取更簡單的方法，在將來，只生產自己需要的物品好了。——這個藥方，是他的家庭醫師麥克洛克開給他的。這是麥克洛克醫治「生產過剩」這一種流行病的特效藥。」

「同上」看啊！麥克洛克也上演了——他是專門給資本家開藥方的家庭醫師……假如沒有資本家，勞動者究竟能不能生存呢？資本家給他勞動上所必要的一切東西。而且，資本家是老實人。他是按照勞動者的價值付夠款了。並且，資本家自己，不也是照樣工作嗎？

「於是，我們這位一向扮資本家面孔的朋友，現在也謙遜地，像他的工人一樣了。他

不是也自己勞動麼？他不是要監督工人，指揮工人麼？他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麼？但他自己的工頭和經理却聳聳肩忍不住要笑了。『同上』（這裏又有兩個新人物登場了。）沒有出路，資本家自己已被馬克思質問得頭昏腦暈了。資本家頭腦中所有的庸俗經濟學也只是些昏頭暈腦的胡言亂語罷了。

但我們是不必替資本家着急的。舞台換過了，第五場開始了。這一場是以第一場一樣的情調開始了。資本家『內心裏也笑了，以後，他又把原來的面孔恢復了。他是用這種冗長的夢話來嘲弄我們的。他講這種夢話又是分文不費的。這一類夢話嚙語，他通統交給他所僱用的經濟學教授去講。他自己是一個實際家。他在事業範圍外說的話，雖有時不加考慮，但在事業範圍內，他是樣樣事情都明瞭的。』〔同上〕

他知道最要緊的是佔有無報酬的勞動，因此他又從容起來了。不管母雞知道不知道，它不是依然要生黃金的蛋麼？……更正確一點說，即令母雞不生黃金的蛋，但黃金的蛋却不能說它不是黃金，這是明白的。

於是創造剩餘價值的過程被開始分析了。又巧妙地談諧了——『半勞動日雖然已足夠勞動者在二十四小時內維持他的生命了，但這個事實，決不妨礙勞動者整日工作。』〔同上〕『我們的資本家預先知道這種種，這正是他高興的原因。勞動者在工廠中發現的，不是六小時勞動過程所必要的生產手段，却是十二小時勞動過程所必要的生產的手段。』〔同上〕這樣，生產物產生了。計算起來，啊呀！啊呀！三先令的剩餘價值產生了。『把戲變成成功了。貨幣資本化了。』〔同上〕

這樣在我們眼前出現的便是資本，是自己增殖的價值的姿態，『是一隻活的怪物，好像在勞動中受了胎會生育一樣。』〔同上〕

這隻活的怪物最貪戀無報酬的勞動。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標。『對剩餘勞動的渴望』——這是第八章『勞動日』第二節的標題。這種渴望使企業家生方設法，以得剩餘價值的絕對的增加為第一要着。於是，勞動日是增大了。

第八章是更加戲劇化了。『資本是死的勞動，它像一隻吸血鬼，必須吸收活的勞動，

才能有生命；所吸收的血愈多，它的生命也愈活躍。勞動者勞動的時間，即是資本家消耗其所購勞動力的時間。」同上第八章第一節。其次又用談諧的話說——「假如勞動者竟然利用規定的時間作自己的事情，他就是劫奪資本家了。」同上。由此再進一步，談諧裏爆發出憤激來了。商品諸關係的假面具被撕毀了。它『吸食』了活的勞動，它那剝削的真面目忽然現出原形了，這是它所忌避的。文章到這裏緊張極了。讀者感到登場人物似乎是要說話了。

「於是，資本家由商品交換法則中找到辯護了。他希望能像別的商品購買者一樣，從所購商品的使用價值中，榨出最大限度的效用來。但在生產過程的激動中，被鎮伏多。勞動者的聲音，突然爆發了：

「我賣給閣下的商品，是和普通的商品不同的，因為它的使用，可以創造價值，所創造的價值，比較它本身的價值更大。閣下購買它，也就是因為這個原故。這件事情，在一方面看，是資本的價值增殖，但在我這方面看，却是勞動力的過度支出。在市場上，閣下和我

都只知道一個法則，那就是商品交換法則。依照這個法則，商品的消費權，不是屬於他的賣者，而是屬於它的買者。所以我每日勞動力的使用權是屬於閣下的。但我必須由每日勞動力所得的售賣價格，日日再生產勞動力，俾能重新用它來售賣。由年齡等等發生的自然消耗，姑且不論，但至少我明日應該能和今日一樣，以正常的能力、健康、和元氣來勞動。閣下不是常常勸我「儉省」「節制」「麼？好！我唯一的財產是勞動力。我就像一個精通世故的勤儉的家主那樣，來合理地，節省地，使用我的勞動力，當心不教它有浪費吧！我每日就依照正常的時間，和健全的發展，來使勞動力運轉，使它化爲勞動吧！倘若閣下無限地把勞動日延長，要在一日把我三日還補不過來的勞動力的分量推動，閣下固然在勞動上得利了，我却在勞動實體上受害了。利用我的勞動力和剝削我的勞動力，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閣下給我一日勞動力的代價，但把它使用了三日。這不但違背我們的契約，並且也違犯商品交換的法則。所以我要求勞動日恢復正常的長度。我這種要求並不是向閣下求情，因爲在金錢事務上，人心是無感情可談的。閣下也許是一位模範的

市民，也許還是動物保護會的會員，也許還是聖人君子一類的好人。但我們互相對立時，在閣下所代表的事情裏面，是沒有心臟的。好像在裏面鼓動的，乃是我自己的心臟。我要求標準勞動日。我是和別的售賣者一樣，要求我的商品的價值。」（同上）

我們眼前又有一個主題出現了！那就是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

剝削和生產諸力的發達，這就是『相對剩餘價值』這一章裏面的主題。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每逢技術上有什麼新的發明，能使勞動生產機能大大增加的時候，它首先被利用的目的，便是爲要得到更多的剝削。

不管剩餘勞動時間增大到自然日限界的場合（一晝夜勞動三十小時是不可能的）也好，或是勞動者肉體疲勞達到自然限界的場合（一晝夜勞動二十小時也是不可能的）也好，資本家是決不放棄他的武器，決不屈就『自然的自然法則』的。他又留下另外一條活路了。那是一條『堂皇』寬敞的活路。那便是由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而形成的剩餘勞時間之相對的增大。資本家鉤心鬪角，想出種種方法達到這種增大的目

的。其中用心最深的方法，是利用一切生產力發達中的新設施，新技巧，做他的剝削手段。最初實現的是共同勞動（『合作』）共同勞動，在同一場所內的勞動，即使不再分工，這種合作也會使生產機能增大。資本主義社會的合作，最初是當做剝削手段利用的。生產機能的增進，是要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而增大剩餘勞動時間。集合多數的力，形成一個共同的力去生產；這個共同的力一經形成以後，它便不是各單個的力的總合（由勞動生產機能的橫斷面來看）而是一個更大的力了。現在機械在我們面前出現了。那是人類的偉大的進步，是人類支配自然的詩。

這裏——在這個內容像詩一樣的壯麗的主題裏——馬克思的簡短的話，就像在一幕大悲劇的演出中表白了：『機械是生產剩餘價值的一個手段。』（同上第十三章第二節）爲什麼呢？不是先就用冷靜的口調說了嗎？——『機械，像其他各種發展勞動生產力的方法一樣，是要使商品價格便宜，要縮短勞動者爲自己工作的勞動日的部份，由此延長他毫無代價地送給資本家的勞動日的別一部份。』再往前看——在敘述動力發達的

地方，熱辣的談諧，湧射出來了。『馬是最低劣的動力，一部份是因為馬有它自己的頭腦。』機械發達了，大規模化了。現在已不是單一的機械，而是機械的全體系（人類最偉大的進步，）來剝削人了。『在那裏，有一個機械的怪物，代替了個個的機械。這個怪物的軀體，充滿了全工廠建築物，它那莊嚴的幹肢，轉動極緩慢，最初一看，似乎沒有什麼魔力，但這種魔力馬上就顯現了，它使無數真正的工作器官，發生了狂熱的旋風運動。』（同上）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機械生產使勞動者受到最切身的影響』這似乎只是一個冷淡無味的標題，但在情節的進展中，我們看見了一幅慘淡的光景，兒童和婦女也被機械吸收去作工了，勞動日延長了（因為機械運動是不能中止的，否則損失極大。）有生命的活人也變成機械的一部份了。這使勞動強化到可驚的程度。有生命的人，成了機械的附屬品了！勞動者對機械的抗爭爆發了。機械吞滅了手工業生產，機械破壞了一切家庭工業，機械是不可抗的，常勝的。這一切的一切，都使勞動階級增加了痛苦和憤怒。

我們已達到理論上構造上的中心點了。祕密已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便是

佔有他人的勞動，這也說明了。這種根本思想，便是前此各事實敘述中的標準，同樣，也是決定以後敘述的標準。

第六篇——工資——爲以前各敘述所節制，同時它又節制以後的敘述。已經明白，工資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在這短短的一篇裏，所能描寫的，只是這個思想理論的一些結論罷了。這一篇也和其他充滿悲劇情調的各篇一樣，是支持最後一篇（即第七篇『資本蓄積過程』）的最後的基礎。我們必須把資本家丟給勞動者的價值部份分別清楚。把這一部份由利潤總額中減去以後，餘額即作蓄積。

已經說過，機械是人剝削人的手段，由此演了不少悲劇。即所謂，死的機械吸食活人的血。但事物的本質是更奇怪的。（聲音漸說漸大）——活的人成了死的物的一部份，而被死物所束縛——當做資本之附屬品看的勞動階級，因此又在單純再生產問題中上演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首先再生產出來的，不是商品，是階級關係。

以前的敘述和以後的敘述是不能分離地結合着的。它的理論是攻不破的。這種結

合，在第七篇開頭表現得很明白。

「一個貨幣額化為生產手段及勞動力，這個轉化，是當作資本用的價值量所通過的第一段運動。這種運動，是在流通範圍內，在市場上進行的。」

「第二段運動，是生產過程。這個過程，當生產手段轉化為商品（其價值較大於其構成分子之價值，換言之，其價值等於原墊支資本加剩餘價值）時，即行告終。」

「這些商品，接着必須再投入流通範圍，在那裏售賣，並在貨幣上實現其價值，這貨幣又重新轉化為資本，如是不絕的反覆更新。像這樣不絕通過諸繼起階段的循環，就是資本的流通。」（同上第七卷概論）

資本使勞動者工資時增時落。資本忽而要擴張生產，忽而又須縮小生產，這就是產生資本主義勞動預備軍的原因。資本須有勞動者作預備，它造成失業，造成資本主義的勞動預備軍。當勞動工會企圖削弱相對過剩人口法則的影響時，「資本及其阿諛者經濟學家，立即嚷叫起來，說那侵害了所謂「永遠的」「神聖的」「供求法則。」」（同上第三十

四章第三節) 這個資本怪物的一舉一動，全都反映在勞動階級上了。資本縮減時，勞動者就被遺棄到馬路上了。資本移出時，勞動者也被移出了。這種依存關係是很多的。於是「嘉夏諾車」這一種具象表現出來了。

「生產發展上的一切手段，都轉化成了對生產者行使支配和榨取的手段，這使勞動者變成殘廢，使他們地位低下，成爲機械的附屬品。於是他們的勞動，被奪去了一切內容，變爲單調的痛苦；科學愈在生產上當作獨立的力量歸併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者就要在同一比例下，失去他在勞動過程上的靈巧力；他們進行工作的條件被歪曲了，他們不得不在勞動過程中服從卑陋而極其可憎的專制了；他們的全生涯，轉化爲勞動時間，他們的妻子則被投臥嘉夏諾 (Juggermant) 車下……一極是財富的蓄積，同時，其對極則是貧困，勞動痛苦，奴隸狀態，無知，兇暴，及道德墮落等等的蓄積。」(同上第四節)

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蓄積」這一章是理論上必然的階段——「資本的蓄積，是以剩餘價值的存在爲前提；剩餘價值，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的存在爲前提；資本主義生

產，又是以資本及勞動力已經大量存在於商品生產者手中為前提。由此，這全列運動，就好像是在一個有缺陷的循環中迴轉一樣。要從這有缺陷的循環中脫出，我們只能假定在資本主義蓄積之前，有一種原始蓄積（亞丹斯密稱此為先行的蓄積）換言之，要假定一種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結果的而是其出發點的蓄積。」（同上第二十四章第一節）

繼後所展開的便是『蓄積』的光景——掠奪農民，收奪土地和生產手段。壯麗的『蓄積』啊！馬克思談諧地給它戴上了『所謂』二字。但在註釋馬克思的人們，却很多都不知道這種談諧的風味（例如考茨基在他的《經濟學說》中就是忽視這種談諧的一人。）總之，這一章的談諧趣味是特別濃厚的。『正如傑姆斯·斯杜亞特所適當描寫的，一到處無用的充滿了房屋和城堡——這種封建家臣分解以後，像鳥一樣自由的許許多多的無產階級，就被投到勞動市場上來了。』（同上第一節）

在這章內展開出來的恐怖景象，我們已經很熟習了。讀過這一章的人，誰也不會忘記蘇札蘭女公爵，不會忘記她在她領土上的『掃蕩』政策，不會忘記蘇格蘭族民，他們幾

世紀來曾爲她家流過不少鮮血而今却被驅逐到不毛的海濱去了。他們變成兩棲動物了，一半靠陸地生活，一半靠水中生活，但水陸雙方所能得到的生活資料，還只不過夠得半飽罷了。

資本主義發生以後，同時也就暴露出強權，壓迫，和權利剝奪種種恐怖現象。要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自由出現的各種條件』，『要建立它的『永久的自然法則』，『要使勞動者日愈離開勞動手段，要在一極上，使社會的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轉化爲資本，在另一極上，使大多數的人民轉化成工資勞動者，轉化成自由的『勞動軍』，『這都是『近代史的傑作。』』奧吉（Augier）說，貨幣『出現世上，會在頰的一邊，帶有生來的血痕，』我們也可以說，資本出現世上，是從頭頂到脚尖，每個毛孔，都滲滴着血和污物。』『同上第六節末』

上面的話，結束了第二十四章的倒數第二節。我們往下看第七節吧。題目是『資本主義蓄積之歷史的傾向。』這裏是把所謂原始蓄積這一章和以前各章內容，特殊地結

合了。原始蓄積這一章，只觸及以往理論的要求，只把以前敘述略加發展，所以讀者前此是不知道這種特殊的結合的。

『這種生產方法一經發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會產生破壞它自身的物質的手段。』

（同上第七節）

『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響起來了，剝奪者被剝奪了。』（同上）

資本論第一卷的辯證法全體是就此告終了。第一卷的所有主題是在科學的和藝術的表現之下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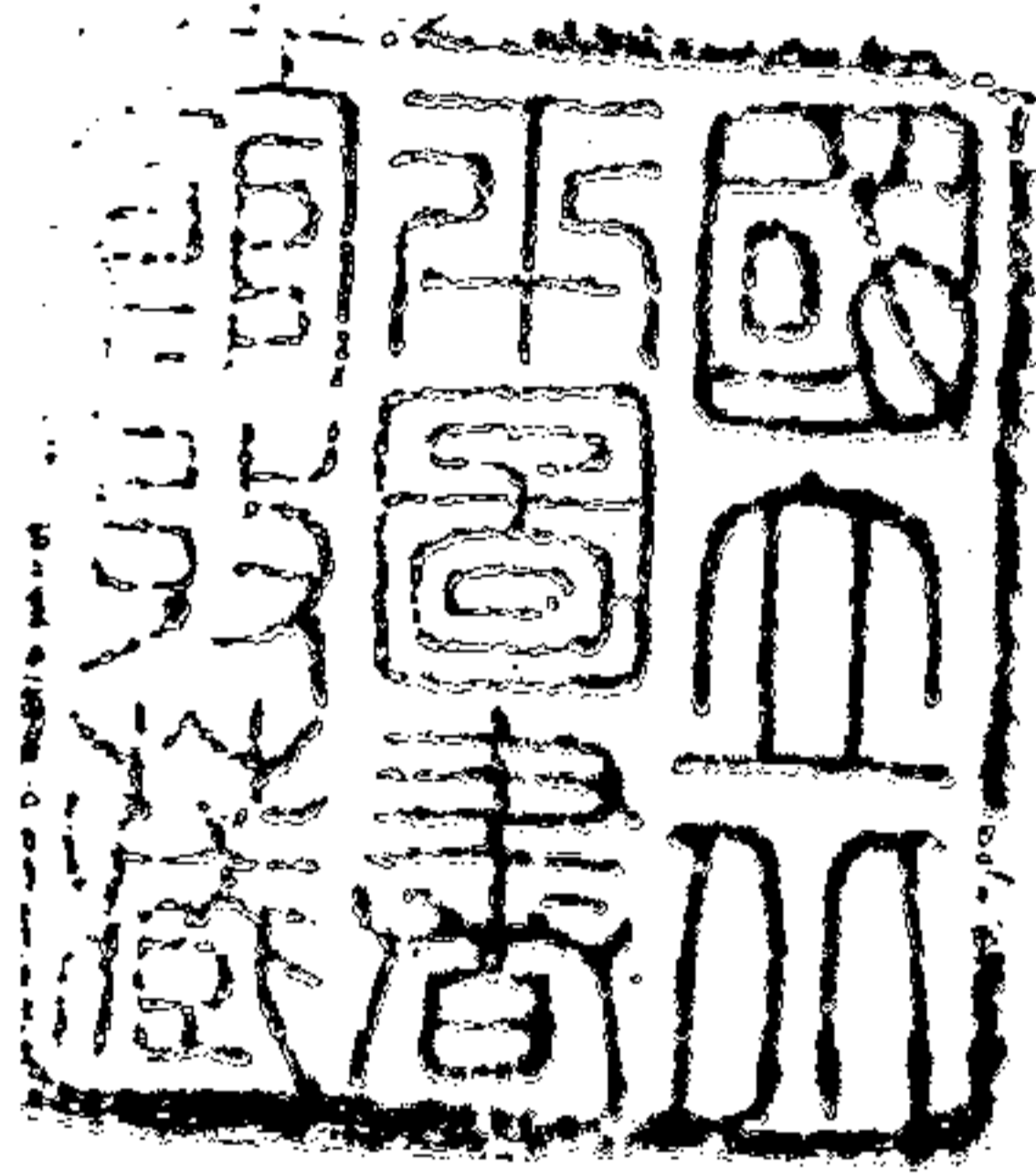
有許多批評家對於資本論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主要理論著作，不說它在文學形式上失敗，就說它晦澀。這種批評，曾猖獗了幾十年之久。反叛了社會主義的學者們，攻擊資本論，說資本論的文章既極混亂又極艱澀；他們用這一類鬼話，做成電網，想藉此『阻斷』無產大眾的讀者。他們又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是爲少數『優秀的』人們寫作的，因此他對於文學形式上是完全沒有顧慮到的，只有『修養良好』的人，才能讀通資本論，才能理解

資本論。

不錯，資本論不容易，但馬克思這部著作却不能說它不精美偉大。他用簡鍊的文學形式，表現出了複雜的理論構造，這使讀者更容易在理論結論上得到極明白的了解，這也使資本論全書充滿了生動的熱情。

馬克思雖不關心文學構造的『本身』，也不是爲了抽象的『審美的』觀念所衝動，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文學構造上，是下過極大工夫的。文學的構造是一個鬥爭的武器。那是資本論根本內容上的一種附屬性質，它和資本論的內容有機地結合着，它成了資本論的一個機能。照馬克思的意見來說，無產階級爲要爭取社會主義的更大的勝利，必須由一切方面（文學方面也自然包含在內）磨鍊出更精良的意識形態的武器。

資本論的文學構造是有濃厚的黨派性的，它有機地和資本論理論結論的階級本質結合着。這使讀者對這一科學社會主義的最偉大的理論著作，是更容易明瞭把握了。



(S)版三月三年六十三

資本論的文學構造

著者 聶奇金納

譯者 鄭易里

發行人 黃洛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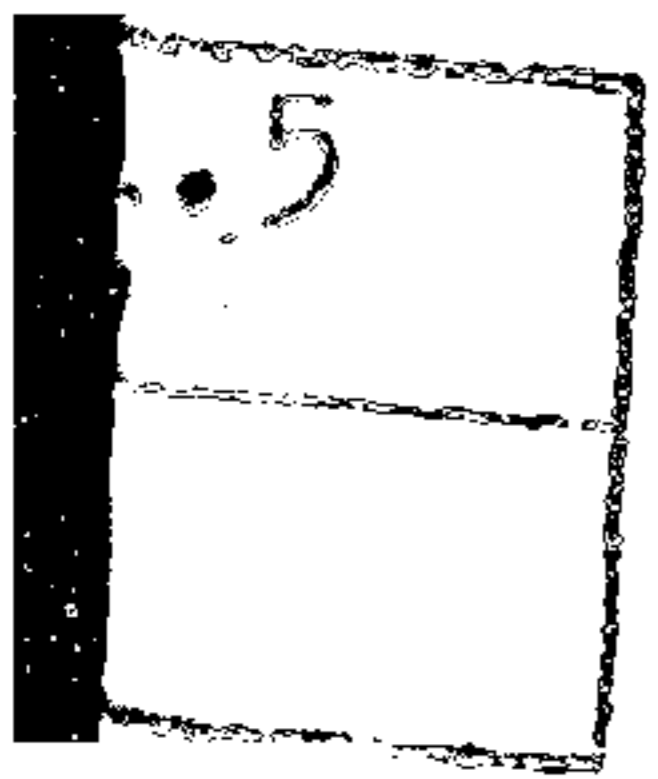
發行者 上海四川北路北仁智里一五五號
讀書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七三號

分發行所 重慶三聯書店
各地聯營書店

基本定價每冊國幣四元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基本定價

84.00